

義演亡鮮朝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857.48
664.5

李完用實
國秘密文
朝鮮亡國演義目錄

- 第一回 憤時局前車防覆轍 遇志士亡國訴哀辭
- 第二回 大搜捕朝人遭劫運 奇恥辱衆女罹非刑
- 第三回 勝國遺黎十條苛禁 孤忠義旅千古同悲
- 第四回 大院君失權懷隱恨 閔王妃預政兆亂媒
- 第五回 雲揚艦無端挑釁隙 濟物浦初次訂條文
- 第六回 播謠言離間歐美國 閔亂子罪魁大院君
- 第七回 濟物浦二次再立約 開化黨萬惡召強鄰

朝鮮亡國演義 目錄



975281

第八回

天津城雙方修韓好

景福宮連臺被日兵

第九回

遊上海珍除國賊

劉東學牽動外交

第十回

逞強權越姐謀新政

告祖廟當眾布條文

第十一回

朝鮮主癡心夢皇帝

坤寧宮慘變裁君妃

第十二回

結會圖君大賣特賣

倡言併國不亡而亡

李完用賞
國秘史
朝鮮亡國演義

第一回 憤時局前車防覆轍 遇志士亡國訴哀辭

諸君。人生在世。快樂兩字。是人人極歡迎的。諒沒有丟了。快樂。反向憂愁一方面攢的。然而這也在乎各人心理上作用。有人會圖快樂。就遇着憂愁。他也只當不聞不見。有人好多憂愁。就有天大的快樂。他還是慮長慮短。這兩種人性格。迥然各別。在會快樂的。只圖眼前。不顧腦後。本是普通常情。不消說了。單是好憂愁一種人。看書會吊淚。無病會呻吟。這是什麼緣故。莫不是胎裏帶來的毛病麼。即如在下自從生長到如今。總是在憂愁中過日子。說為家計。也不是家計。說為自己。也不是自己。欲不歎。歎不痴。只跟着世界潮流。淘來淘去。淘那煩惱窮心。說來却也可笑。在前清末年的時候。耳聞目見。沒一個不是腐敗官僚。沒一樣不是顛預政策。早知道滿運是不久長了。心中一腔憂愁的念頭。比那杞人還要加倍。不為別的。只為我們中國。垂涎人多。不要在這清祚過渡當兒。把我中國。當做一個雪韃大西瓜。大家你一塊。我一塊。齊來分了去。那就完了。真是要做亡國奴了。在下憂愁得不可開交。幸而辛亥那年。武昌一聲起義。我們四萬萬同胞。同心合力。不上兩月工夫。就把滿清政府推倒。改造了一個中華民國。要照這樣文明。這樣迅快。不要說中國自古以來沒有的事。就是現今環球各國。無論君主民主。試問那國歷史上。能有這樣容易立國麼。那時外人看見我們民心堅固。勇銳莫當。都暗暗佩服。不敢小覷。雖有抱那野心主義的。也只好作壁上觀。不敢趁空打劫。這纔完完全全。建成了

金甌無缺的五族共和國。在下方把那憂愁放下。打起精神。圖享幸福。從此做一個自由新國民。何等逍遙。何等快樂。不想入了民國時代。天天望幸福。天天沒有幸福。到我不曉得是在下沒有幸福的命呢。還是一般守舊的人。把那禮義廉恥縛束住了。不配得那幸福。也未可知。但不知諸君可曾得着民國的幸福沒有。然而講到民國。如今已有九年了。想不到內政愈弄愈糟。外交愈逼愈險。社會上的風俗人心。愈趨愈下。種種敗象。簡直一年不如一年。而且國用一年大一年。外債一年重一年。這些國有財產。一件件快要抵押完了。這還不算。那班手握政柄的大人物。還要植黨營私。爭權奪利。但保自家的富貴。不顧國家的存亡。尤可惡的。是一般自命政客。卑鄙齷齪。不知廉恥。混在裏面。掀風作浪。鬧得天昏地黑。日色無光。實在比滿清時代更不如了。唉。這也難怪。好好一個民國新政府。都被這些前清亡國大夫佔據了。怎麼能得他好處。在前清也是被他們醉生夢死。昏憤糊塗去幹。纔把這清朝輕輕悄悄的送掉。豈有到了民國政府。能把他們劣根性剷除麼。總而言之。清朝不幸已經受了這幾位文官武將的賜。得了亡國的惡果。我們民國。仍舊用這些敗類辦事。將來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雖說我國表面上。還沒有亡國。其實財政軍事重權。都在他人手內。而且鬼鬼祟祟。暗裏立了許多密約。叫什麼親善主義。其實都是些賣國條約。被人哄騙去的。他有了把柄在手。不怕你不入他圈套。譬如一個人。既出了賣身欲。要強也強不到那裏去。久久總要上他的心路。諸君試想。賣國同賣身。可有什麼兩樣麼。孟子有言。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這兩句話。真真一些不錯。我新新一個中華民國。只要勵精圖治。發憤自強。學那華盛頓。大彼得。誰能來毀你。

伐你那曉得。偏要學那波蘭朝鮮。向亡國路上走。這如以肉飼虎。投其所好。那有不歡迎的嗎。這不是在下言之過甚。實在我們中國。現今犯的症候。簡直把波蘭朝鮮合而為一。趕不及的。追踵前去。不是把在下憂愁。又引起來了麼。那波蘭朝鮮亡國慘史。諸君大概是知道的。不過在那未亡之前。必定先有個滅亡理由。然後演成那滅亡實事。一個波蘭。借債度日。任意浪費。不知節用。弄到後來。迫於債權。只得破產。被人瓜分而亡。一個朝鮮。政治腐敗。已達極點。大家還要分個黨派。爭個權利。從中就有一班賣國賊。開門揖盜。引狼入室。弄得國內七顛八倒。政不由己。被人吞併而亡。如今中國。就犯這兩種毛病。諸君。你道寒心不寒心呢。古人說得好。前車覆。後車鑒。我們四萬萬同胞。就得拿他兩國。已經過的事情。警戒警戒。纔好。已經過些甚麼事呢。就是那將亡未亡。以及亡後的種種慘事罷了。不過在下一張嘴說不了兩處事。且把波蘭撇掉。先拿朝鮮事情說。給諸君聽聽。諸君。朝鮮的人民。今年迭起風潮。不是在那裏想革命麼。歐洲和平會議。不是也有韓人請願。要求獨立麼。但想他們亡國已有十餘年了。歸附到今。總算是個順民。怎麼忽然的舉國汹汹。一致進行。都想脫離日本。恢復自由。這是什麼講究。在下正在不解。恰好有位朝鮮志士。(姓名暫隱)新從漢城到此。住在一個旅館內。在下因往那裡訪友。無意遇着。看他裝束。雖然西裝。那舉止行動。不改東方人態度。但面目黧黑。形容憔悴。一種憤懣憂愁。鬱不得志的情形。不時流露。一望而知。是一個傷心志士。在下趁此。便要訪問他些韓事。故彼此寒暄一番。就邀到一家酒樓上。揀了一個座位。叫了幾樣菜。二人分賓主坐下。淺斟漫酌。細細深談。在下先開口問道。聞得貴處今年革命風潮。很大。愈演愈劇。日本

防範甚嚴。閣下此來諒非易事。志士歎道。唉。一言難盡。鄙人此番能得安然到此。不被倭人半路拘留。也算天幸。先生可知我是怎樣來的。倭人到處嚴查。大受困阻。幸而臨行時候。早料到不能從漢城安然出走。便與幾個同志。喬裝苦力小工。先至一個荒落小村。等候搭乘三等火車。行抵一處。又復下車步行。走的盡是些山僻小路。崎嶇艱險。苦不堪言。飽受八晝夜風霜。入了貴國境界。纔真脫離虎口。在下道。倭人查察行旅。竟如此嚴厲。難道一路都這樣麼。志士道。怎麼不是。前月間。我國益康二太子。同了幾人。欲來上海。已經行至安東。還被倭人查獲。捉了回去。現在二太子安危未卜。那同伴幾人。聽說已判受死刑了。在下聽了此言道。這又奇了。貴國不過合併日本。並非真是滅亡。那舊日國王的尊崇。猶在。雖云政治權柄。那優待條件。想必一定有的。堂堂王子。安富尊榮。何等自在。還要遁逃。甚麼志士搖頭道。不然。先生所說的。是因滿清皇族。推想到我國的王族。那知正成一個反比例了。我國王族。能有清室這樣優待。還有甚麼話講。說起王族。真是可憐。我國前王。本生三子。自從被逼退位。禪讓與大太子後。自己便退居在德壽宮。大太子即位。沒有幾年。就失了國政。另住在昌德宮內。所有兩宮侍從舊人。早被倭人撤退一個乾淨。換給一班新人服役。好做他的耳目。宮外長年均有兵警把守。不准生人入內。就是宮中有人進出。都要逐細盤問。名為護衛。實在是嚴加看守。不准越雷池一步。至於王族人等。皆如無罪囚犯。一舉一動。必有人監察。全失自由。現在前皇薨逝。據外面傳聞。也是為革命風潮的嫌疑。被倭人逼迫。無可奈何。只得自到一死。此話恐怕不虛。所以二太子纔想遁逃出外的。在下聽了。便慨歎道。失國王孫。竟至如此。亦云慘矣。然而以力服人。不如以德

服人。日本專學武力威迫為詔。無怪貴國民心不服。但據報紙所載。貴國人民自運動獨立以來。前後被他搜捕拘禁。已不在少數。甚至槍亡彈斃。死傷纍纍。而獨立的念頭。至今毫不鬆懈。日本也該恍然覺悟。可見一味強硬手段。斷難阻止韓人的決心。應該畧放和平。改變政策。纔是志士急言。呵。呵。先生還沒有知道現在的情景。較前尤為野蠻。尤為橫暴。真慘。醜得人道全無。因此那各國僑居商民看了。都有些不平。我且把幾樁近事。說給先生聽聽。我們朝鮮。雖然小國。本屬禮義之邦。就是運動獨立。也都出於文明舉動。不過上書請願。代表要求。本是世界各國公認的事。也是世界各國常有的事。並沒有什麼恃蠻暴動。不法行為。並且毫無一些仇視他人民的意思。誰知那倭人官吏兵警。視我韓人。反若讐寇一般。借此事由捕風捉影。到處示威肆虐。如虎如狼。實欲盡置我韓人於死地。纔得快心。現我國各處地方。如遭大難。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市面驚擾不寧。頗現一種淒涼景象。每日祇見那些兵警。往來如織。四出捕人。凡平日有些名望。有些體面的人物。不問你有無關涉。捕去之後。皆栽誣一個作亂罪名。重者判死刑。輕者判監禁。總要你一網打盡。所以直到今日。那宗無辜人民。還在那裏含冤被捕。橫受酷刑。可傷可痛。但這還是些男子。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為了國事。就算受些冤枉。吃些苦處。究竟是個男子。還不至終天抱憾。隱恨難言。倒也不必言了。最可惡的。其中還有許多年輕無辜女子。也被倭人吹毛索瘢。借故捕去。任意糟蹋。施的那奇刑奇辱。匪夷所思。叫這些女子含羞蒙垢。忍受他種種說不出的傷心隱痛。真是天地鬼神所不容。唉。萬想不到如今文明世界。竟還有這行同化外的國度。簡直算是個禽獸國罷了。倭人呀。倭人。我提起此事。

真越思越恨。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先生倘不嫌煩瑣。待我慢慢說與先生聽。此時在下看他說道。這裏怒氣勃勃。已有幾分酒意。曉得他酒落愁腸。牽動心事。不可再多飲了。但他話未說完。在下正要聽他一個詳細。并且朝鮮亡後。種種實情。外邊傳布的很少。還有許多問題。要借他宣布宣布。又不能就此止了。不談。心想不如同他到家再談。倒也使得。遂接言道。彼此難得晤教。正要洗耳恭聽。請閣下說一個暢快。不過此間耳目衆多。究有不便。如不嫌棄。何妨請到第處。作個長夜之談。如何。志士欣然允諾。遂即會了酒帳。出了店門。走到街頭。招呼了兩掛人力車。跳上車子。一路飛奔回寓。到得門首。邀他進內。引到了一間小小書齋裏面。把那電汽爐安着。烹起茶來。然後兩人促膝閒談。先要他把被捕女子慘狀說來聽聽。想諸君也必是亟於要聽的。欲知詳情。下回自有交代。

第二回 大搜捕朝人遭劫運 奇恥辱衆女罹非刑

話說上回書內。朝鮮志士說起一般女子受的奇刑奇辱。究竟怎麼一回事。當時還未深說。現在飲了一盅釀茶。酒意稍解。便開言道。先生。天下事。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身受。我國同胞受那倭人虐待苦處。雖承各國報紙代為宣布。事事確實可信。但却不過十分之一罷了。究竟不是設身處境的人。內裏細情。還沒詳盡。即如這宗無辜少女。拘去之後。內幕怎樣一個黑暗。外面無從知道。不是由身受的。自己說來。那個能知。那個能信。講到我國運動獨立的事。本由男學界首先發起的。倭人怨毒。入人已深。大眾心理。都巴望着脫離苦海。只要有一人一聲號召。各界自然雲合風從的來了。這就叫蓄之久而發之暴。是一定不易的道理。然而祇可算得受

動力不能算是主動力更何況乎女子呢。這回我國舉義女學界人物也不能說是沒有。但究竟人數不多並不算是重要分子。就有若干女學生參預在內。試問可有多大的能力。也不過在附和之列罷了。本無拘捕之必要。誰知倭人不分皂白。也是大捕特捕。殃及青閨。不問你是不是學生。是不是肇事。只要形迹可疑。即便捉去。可也不算少數。內中就我所深知的。却有兩個青年少女。都是大家閨秀。素守家庭教育的人。一個年齡十九。業已受聘。早晚間便要出嫁。那日偶在門外照看熱鬧。正遇學生遊行經過。見那獨立旗幟。順風飄颺。一時愛國心熱。歡呼了幾聲。韓國萬歲罷了。一個却只有十六歲。還沒定人家。因往街上購買物件。急忙出門。忘記把脚上草鞋換掉。適逢其會。兩人先後都被兵警拘去。羈禁囹圄。赤身受辱。可憐之至。幸而他們是教會中人。由美國傳教女士竭力營救。纔得保出。然而在內吃的冤枉苦頭。已有一月。這裏面如何作踐。如何飲痛。都由他兩人親嘗過後。傳布到外。外面方能得其詳細。現且把兩女子所說的一番事實。述把先生聽聽。

其一云。予自三月五日。這天被拘。拘時日警遍搜予身。拳足交加。叫予同往警局。到後男女多人。盡驅入一間小屋內。人數七十有四。男四十。女三十四。各人遍體鱗傷。備受種種刑法。予無別念。只有默禱上帝。祝祐而已。屋有兩門。守者禁不許開。每晨十時。始給飲食。至夜十時。才得再食。吾人均餓不堪言。予第一日受審時。一日人引至樓上。其間坐者立者有十餘人。予被牽引至數處。末後進一小房。有兩人挾予左右立。先以重足踢予。後乃問曰。快說真話。否則殺你。予問說何事。彼等言你何故歡呼獨立。誰人指使。予曰。韓人至此。誰沒獨立思想。予非三歲嬰

孩要人教導。其人怒曰。你是謊言。是不是學校中先生教你。還是他們學生教你。予曰。甚麼先生學生。予皆不知。予一人豈不能呼獨立耶。予呼獨立。正是要人聽得。其人曰。此言不確。說畢。即踢予毆予。又一人問曰。你希望獨立否。予曰。予是朝鮮人。豈不望朝鮮獨立。予歡呼時。方欲與人共呼。但尚未發聲。即便被拘。其人曰。你說話。說話。遂又遭毆。如是者五日。每次詢問。受苦皆同。末次訊後。遂將多人綁縛。以三人為一起。送往西門獄中。有日。婦來搜檢衣服。令吾人自卸頭髮。赤體驗看。復有男子來量身體長短。又由彼等標吾人之身。備受其辱。身之所經。和不欲筆之於書。諸君讀此。但意會之可耳。後即禁閉一室中。自早至晚。不許動彈。稍有轉側。便櫻其怒。每日飲水亦量。而後與。故常覺奇渴。如此在內十五日。一日。有一日婦語予。不知何辭。予以為叫予就寢。遂布席欲眠。守者見之。即入內呵叱。令予立。四句鐘以示罰。予不知此日婦何職。但每一發聲。便覺天地為震。長日在獄門外。詢察不去。飲食每晨祇有苴粥。食時常故意微笑。朝鮮婦人飲食如貓犬。凡令沐浴。水必極少。且須一百二十人。共此水浴。穢濁如泥。且浴時亦有人監督。祇許片刻。肢體日常不准運動。必得三日。始領往空場。四圍行走數次而已。吾等向說實話。必斥為謊話。有時力竭。吾人之足。幾至傷軀。又時燃火煮水。云欲澆。至於死。或用長尺責打。或令高擎一椅。伸手不許一曲。種種苦况。言不勝言。此予被捕後二十五日之慘酷史也。云云。

志士滄海不絕。詳述至此。向在下道。先生一個人的言語。恐還不確。再聽我述那十六歲的女

子。

其二云予三月六日清晨出門買物。忽忽前進。忽來一隊日警。搜予身上。無所得。即曰你脚穿草鞋。定必往呀。獨立即將靴足踢予。又有數人直衝予身。伸手搥予兩頰。知覺為昏。硬行拖入警局。閉入室中。內有警士二十。被他或打或踢。或搥。真非人受。未後力推予至牆壁。不知何意。旁晚闢入一小室。中有男女七十餘人。門閉不許一開。予在內昏惘欲死。是夜即卧地上。後被考問三次。屢受敲扑。且問余何故脚穿草鞋。予告以國王薨逝。故着草履。問官言。此是謊話。便力搥予口。至於流血。且曰你耶蘇教人。皆說謊的人。言畢。復力搥予臂。又問你想要獨立麼。究竟何為獨立。予告以獨立乃愉快事。怎麼不想要。該人即曰。爾王新薨。何樂之有。予曰。王薨。民忠。事所必至。但心懷獨立。又何不樂之有。該人乃曰。吾為爾祈禱。便持技亂打。痛極幾暈。那時受辱的不止予一人。而刑罰則一。令吾等伸直兩手。持一椅子。不許彎曲。須至一鐘之久。又或折吾等之腿。唾吾等之面。并令脫去衣服。問其何故。則曰欲觀爾等有罪無罪。種種無可如何。只得忍受而已。至十三日。又被審訊。問予欲求獨立否。予曰願之。又問爾願獨立。可是每日想念否。予曰獨立之念。不必逐日發宣。但想吾人永永不忘此念。他日終有獨立的一日。審問之人。皆坐予旁而笑。至此亦不再問。便着予出。予在警局受問之言。不能盡述。此特大畧而已。即於是日午後。被送至西門監獄。各人手皆桎梏。并繫一處。入獄後。獄官將吾等衣裳剝去。不掛一絲。凌辱萬端。然吾等為國受辱。雖洎猶甘。否則不難一死。以了此生。在獄第二日受訊。後有男子多人。令吾等裸體。予不得不答曰。不可。伊等即曰。獄中當受伊命令。不准多言。予不得已。合恥去衣。後事何如。碍難啟齒。嗚呼。吾等亡國女子。遭此劫難。豈天意使然耶。天乎。天乎。獄中

坐皆跪坐。食亦跪食。每日受飢受冷。受羞受窘。若不盡言。逢洗浴也。一苦事。一百零四人共浴一器。以數人為一班。水之醜醜。莫可形容。一日予因浴。竟頭腦為昏。得冷水淋頭始醒。凡遇運動。則頭上均蒙布一方。使彼此不能相識。予自三月六日被拘。至三十日始釋。臨行時。日官語曰。你去無須再留在此。出後。幸勿將獄中事亂告別人。以上皆大概之言。若詳述之。不潔殊甚。天乎天乎。云云。

諸君在下沒有聽他述完時候。已覺得腦筋激刺。慘不忍聞。心中一股憤憤不平之氣。早躍躍欲出。及至到了此刻。忍無可忍。不覺髮指背裂。從座中直躍立起。一時忿無可洩。就拳手中一個茶杯。鐺郎一聲。攪得粉碎。倒把志士吃了一驚。忙問道。先生為什麼。在下便長歎一聲道。現今二十世紀。文明世界。環球各國。都以人道主義為重。豈能容此殘忍暴虐之國。欺凌弱女子。到如此地步。區區日本。滅亡快矣。古人一旅尚能復國。三戶便可亡秦。何況貴國人心未死。連那青年女子。都曉得熱心愛國。如此的堅忍果決。一致進行。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久久終能達到獨立目的。但是總要前仆後繼。到底不懈。海可枯。石可爛。而此心終不可移。方能有效。切不可像我們中國人心脆薄。不耐持久。凡事虎頭蛇尾。有始無終。明明一樁有勝利的事。起初也還覺得齊心合力。大家起勁。及至到了半路上。有的為利所惑。有的為勢所迫。就此雲收雨散。鬆下勁來。外交上十樁事。倒有九樁是這樣的。請問還有個不要失敗麼。所以把外人看煞了。說我們中國人。祇有五分鐘熱度。這是最可恥的。貴國第一要以此為戒。志士道。先生所說極是。但我看我們朝鮮現在的光景。人人都是傷透了心。恨入了骨。與那倭人抱定了一個誓。

不兩立的宗旨。諒不至於如此。再要講到我們朝鮮。自從箕子受封以來。也算是二千多年一個古國。開化最早。不過素來閉關自守。安於古樸。沒有進化罷了。其實愛國的心思。人人都有。即如現今獨立思想。並無黨派。全係出於人民自動。主張造成一自由共和國。決不願再忍氣吞聲受人荼毒。所以上至貴族。下至苦力。大家拚死爭持。有進無退。只要有一朝鮮人在世。這決心必不消滅。那倭賊要得安靜。除非把我朝鮮人盡行殺絕。方能稱心。在下聽了。肅然改容。道。貴國人民。竟能有這樣決心。那就未敢小視了。然而貴國被日本吞併。至今也有十幾年了。這十幾年內。到底受他怎樣一個專制淫威。大家痛恨得如此傷心。倒要細細教領教。志士道。要問他專制淫威。却是說不盡的。兇惡。上受他惡政府兵警的踐踏。下還要受他商民的侵奪。簡直以我朝鮮人為魚肉。不論何人。都可吞噬。大概我朝鮮人看待日人。總得要像兒孫孝順父母。他日本人看待我們。總得要像主人使喚奴僕。一言不合。拳打腳踢。甚至你家內如有貴重物件。他要奪就奪。賽如強盜。因此我朝鮮人懼怕倭人。如同猛虎一般。唉。先生。亡國人民。真做不得。做了亡國人民。有言論不能自由。有權利不能享受。有父母妻子姊妹。不能保別人。不來欺凌。有田園房產。不能禁別人。不來霸佔。真是有苦沒處說。有淚沒處哭。鄙人便是一個箇中人。箇中滋味。嘗夠的了。待我慢慢的一樁樁說來。諸君欲知詳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勝國遺黎十條苛禁 孤忠義旅千古同悲

且說這志士說到亡國以後。他曾經親嘗過那滋味。到底怎樣一個滋味。他歌了一歌。繼續接言道。先生這滋味。不是過來人。不能真個曉得。我知先生也是個遭時不偶的傷心人。不是那

親日媚日一派。沒有什麼歹意。我才敢直道其詳。好讓貴中國曉得這亡國滋味。根是難吃。大家可以警覺警覺。不致於望這條路上走了。(此是在下瞎湊這部演義的宗旨。諸君閱時注意。想我朝鮮自從倭人吞併後。第一樁先取締出版。不准韓人有印刷品出現。要叫我們受他的種種虐待痛苦。永遠沉埋。無從傳播。因此世界各國。在先沒有一國知道這宗情形的。第二樁取締語言文字。十分嚴厲。凡是初等小學。盡要把漢文韓文棄掉。改學日本話。人家往來酬應。都要用他的文字。說他的言語。不准再用自己本國的。至於教科書材料。也須由他選定。無論什麼書出來。不准談論朝鮮情事。不准有獨立自主等話頭。不准借別國事來比喻朝鮮。不准用大話鼓動人心。不准說最近國史。不准有排外思想。這種辦法。倒也不是倭人創例。十八世紀時。三大強國。用著登天勢力。廢除波蘭語言。早已有現成的榜樣。不過倭人對付我朝鮮。比他們手段格外辣狠些。平時我國人。一舉一動。都有倭人伺察。無論你極微細極污穢所在。甚至字紙箋。垃圾堆。也派有偵探暗地密查。倘被他查着稍有違禁證據。小則永遠監禁。大則立時槍斃。民間含冤負屈。日有所聞。這也不必說了。他有十條永禁苛法。甚是利害。是制朝鮮人死命。要我朝鮮從此消極。永永不得翻身出頭。那真是極狠極是那裏十條呢。

一除普通小學外。不許私立學塾。也不許有程度稍高的學堂。(這是要絕朝鮮知識的作用)

二不許私自與他國人往來交際。(這是要絕朝鮮外交援助)

三不許有三人以上成羣同走。秘密偶語。(這是怕朝鮮人結黨反對的講究)

四不許說舊時國語。並不許說日本以外言語。(這是要朝鮮人忘本的主義)

五不許家藏鐵器。(這是防朝鮮謀畔張本)

六不許開會結社。(這是要解散朝鮮人團體)

七不許人民鋪設床榻。祇許席地坐卧。與日民同。(這是要破除朝鮮舊習)

八不許人民私自儲財。(這是管住朝鮮人家財。暗地限制)

九不許言論自由。(這是禁朝鮮人伸冤訴苦道理)

十男子不滿三十歲不許娶妻。(這是要減少朝鮮生齒。暗滅種族法子)

唉先生這亡國人民真做不得。你看這幾條苛法。好不利害。不是把我朝鮮人已壓倒十八層地獄去麼。然而這還不算。只要能甘心忍受。就可以平安無事。做個亡國奴。倒也罷了。無奈還有那些無法無天的賊兵。布滿境內。平常不論那裏。任意胡行亂闖。闖到人家。不是劫掠財。就是姦淫婦女。橫兇霸道。無惡不作。倘或少些不遂他心願。觸動了怒意。一時性起。就把你房屋放火燒了。人口亂殺死了。也沒有人替你伸冤。真真暗無天日。慘不忍言。所以我朝鮮人。處在這荆天棘地中。身家性命。刻刻可危。沒一個不提心吊膽的過日子。即如我的家世。先生一向是知道的。在當日也算是個望族。不料國亡家破。骨肉慘傷。父兄伯叔。母妹妻兒。一家人男女老少。十幾年中。或殉國。或殉義。或殉節。或殉難。死傷傷。同歸於盡。至於那田園房產。更不必說了。抄沒的抄沒。侵奪的侵奪。早經化為烏有。現在害得孑然一身。飄流無定。想到這些上頭。我還活在世上做什麼人。寧為斷頭鬼。不為亡國奴。先生呀先生。在下聽他說到這裏。見他嗚嗚咽咽。淚隨聲下。已說得不成聲了。聽到那些傷心所在。實在悽慘不過。也不覺跟着陪了

好些熱淚。諸君請想。這樣看來。亡國民的滋味。究竟是甜是苦。亡國後的日子。究竟是安是危。大家就該明白了。閒話少說。再說那時志士說後。在下便接問道。日人既然如此。可惡。貴國上下人民。當時怎麼就任他吞併。並未聽得有個起義反抗。直到今年。纔死灰復燃。想要獨立呢。志士答言道。喚起義的。怎麼沒有。不過世界上。少人知道罷了。我朝鮮人。雖然懦弱無能。那忠義氣節。愛國思想。也還有人懂得的。國亡以後。各處先後舉義的。倒也不少。內中最著名人物。如參政大臣沈相薰。元老院大臣李南珪。定山郡儒生李式。結成郡儒生柳濬根。善山郡農人康相元。洪州農人林潤植。李容理。義兵領袖閔宗植。義兵參謀申鉉斗。申相斗。義兵秘書文爽。煥申輔均等。都是震震有名。聲勢頗大。當時忠清道一路。人心非常激昂。還有江源道。也有幾萬人馬。和他接應。維時倭人兵隊。路徑既不熟悉。消息又被隔絕。很受圍困多時。講到那義兵隊幾個人。以及李式等。才氣謀畧。本各有各的長處。閔宗植起義後。首先攻破洪州。和倭人苦戰數月。後來實在抵敵不過。在街市短兵相接。又血戰了一日夜。殺死賊兵不計其數。才暗暗的取道而走。出其不意。又將赤裳山城攻破。再和賊兵抗戰。可憐在那萬山叢裏。小小一座孤城。要人沒有人。要餉沒有餉。外面接應的帮手。又沒有一個。怎麼能夠抵敵那些人。強馬壯餉足。械精的軍隊。然而他免強支持。却也支持了一年有餘。才被倭人擒住。支解而死。那李式所號召的。多是些儒生。因為抗拒倭人。特編練一枝儒生隊。舉柳濬根做隊長。人數雖不多。却一個個精神百倍。奮勇莫當。到了陣前。無不以一當百。倭人見了。倒覺有些害怕。便調集幾倍大兵。前後合圍。猛攻。方被擊散。至如申氏兄弟。用兵的機謀。很有韜畧。先設埋伏。然後前進。遇着

倭人便假裝敗逃。誘他追趕。所以那些賊兵賊警。無意中吃他的暗虧。不知多少。後來被賊兵設法捉獲。取了他的首級。懸示市上。掛了十餘天。又派人送往八道。一一示衆。即此一端。這狠毒殘忍的手段。也就可想了。餘外還有不少的零星小股。或幾百人。或幾十人。結團反抗。多半是少年人。却並沒經過什麼陣。學過什麼操。所帶兵器。盡是朽壞的槍枝。沒有什麼軍律。所備軍餉。又是各村各戶分頭擔任。也沒有什麼一定可指的款項。大概都迫於救國心熱。不顧性命。雖沒成得大事。然一股勃勃忠義之氣。已可概見。就這裏面而論。無名的英雄。也不知埋沒了幾千百萬。可敬可痛。總而言之。國亡之後。再想救國。實在難事。就拏我國這班起義人來說。當初烈烈轟轟。何嘗不拚命死爭。想要把已亡之國。挽救回來。無奈大勢去矣。力量又不敵糧餉軍械。又不齊備。所以多者支持年把。少者支持幾個月。到頭來終歸一個不濟事。這個道理。也只有我亡國人才能參透得到。如今要奉告先生。凡人救國。總要在未亡之先。大家一心爭救。方能有濟。等到已亡之後。然後去救。恐怕要救也來不及了。先生。你道是不是。他對在下如此說。在下也要對諸君說。你道是不是。在下忙點頭應答道。金石之言。信然不錯。但是我

要請問了。貴國一向臣服中國。歲修貢禮。是我們中國一個藩屬。前清年間。甲午一役。也是為了貴國。纔與日本開仗。後來貴國見我失敗。便脫離關係。改為獨立自主。國公然建號稱皇。誓廟登極。正在一團高興。做那大皇帝的時候。怎麼不上幾年。就會把全國送掉了呢。志士長歎一聲道。唉。說來話長。這些事件。豈是我朝鮮不度德。不量力。自己情願做的麼。這都是那倭人從旁煽惑。惡弄。好讓他於中取事。什麼脫離中國。什麼獨立自主。什麼改制稱帝。樣樣都是上

倭人的鬼當。中了他調虎離山之計。他纔好動手算計你。可見他居心險惡的所在。講那倭賊種類。本來人矮心刁。到處專以欺騙詐術用事。再要過着我朝鮮主昏臣暗。就容易入彀了。陽用親善之名。陰施吞噬之計。在我國未亡前頭。他佛口蛇心。假仁假義。這事來討好討好。那事來幫助幫助。鬼頭鬼腦。伎倆百出。國裏已被他攪得落花流水。還要當他是個好人。等到後來。權落他手。樣樣事你倒反要低頭下氣的求他了。他倒放下面孔。不來徕你了。他要怎樣。你只好怎樣。不怕你不惟命是聽。末後把我朝鮮吞滅了。還要假好聽。送你一個合併名頭。立了幾條保護人民的條約。就算完結我朝鮮事體了。在下聽了。便又問道。照你如此說來。我就要怪貴國人民不是了。要曉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人既然算計你們的國度。心思用得很深。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時候。能辦得到。大家事前就應有些覺着。該上書的。上書該反抗的。反抗何至於被他得步進步。反賓為主。再要說貴國人民說少也。還不少。只要個個能夙興夜寐。奮發自強。都把國事為前提。未始不可轉弱為強。那容他區區三島一小國。侵吞了去。志士亟言道。阿呀。先生這是寬煞人了。我們事前倘能得些風聲。那倒好了。只可恨凡樣大政。密不通風。不要說朝外人不能知道。就是朝內人。不入在狐羣狗黨內。也不會事前叫你曉得。恐怕你曉得了。或生阻力。這叫做什麼五守秘密的主義。誰知這樣也秘密。那樣也秘密。便在秘密兩字上。把我國就斷送了。險哉傷哉。密約榜樣。如是如是。甚至到那亡國日子。我們外面。上一日還一無消息。如在夢中。先生你看倭賊手段利害不利害。在下恍然大悟道。呵原來如此。那沒當日你們政府內。也太胡鬧了。怎麼一無見識。到這等地位。任他左騙右騙。騙得連自己國也

不顧了。志士道：這就是所謂賣國賊了。他豈但不曉得顧國。連他上代祖宗。下代兒孫。一起都不顧了。心心一意。情願做那倭人的奴隸。真個千依百順。說一是一。不敢強他一強。你想倭人騙工可好麼。騙得他飲鴆如醴。至死不悟。問他究竟為什麼。一定要賣國呢。却都由權利。私心上引出來的。權利一看重。心思一用歪。不知不覺。就製造成這賣國性質。政府有了賣國賊。就如插了草標一般。遲早總要被賣個乾淨。(吾思之。吾重思之。不寒而慄)所以要問我朝鮮亡國的歷史。起根發脈。全是這班為虎作倀的賣國賊。招攬主顧得着的。在下被他講得賣國賊如此可怕。不覺毛髮悚然。便又追問道：到底賣國未亡以前。內政怎樣。一個紊亂。賣國賊怎樣。一個情形。鼎鼎大名的。是那幾個。請把這內裏細情。說給聽聽。志士道：先生你問那以前事體。話却很多。就說三天三夜。也說不了。言時便在大衣內取出一本書稿。指着說道：這是鄙人平日搜輯的筆記。大概自前皇登位起。直至亡國。始末根由。都在其內。先生看後。就知道了。在下便順手接過。翻開一看。見面上寫着亡國紀事本末。心中不禁大喜。那時鐘鳴二下。夜色已闌。志士便急急告辭走了。諸君欲知他這本筆記詳情。且聽下回再表。

第四回 大院君失權懷隱恨 閔王妃預政兆亂謀

話說上幾回書內講的那些朝鮮亡後事情。却都是實實在在。有證有據。眼面前的近事。並不是那志士說的誑話。也不是在下故意瞎謔。要來哄騙大眾的。諸君試想要像朝鮮亡後這樣痛苦看來。這亡國奴還可做什麼。賣國賊還可容得麼。咳。朝鮮的滅亡。本是已過的事。沒有甚麼說頭。在下何必定要那他傷心痛事。編做演義呢。不是別的。只為現在有許多人。羨慕朝鮮。

極意要想跟着朝鮮去步後塵。所以不能不爽爽快。快給他說個榜樣罷了。閒話休叙。如今却要從頭另起。就志士這冊亡國紀事本末。把那未亡以前。怎樣種的禍根。一樁樁演述出來。與諸君聽聽。朝鮮本是個古國。在中國殷朝末年。就建立了。後來改稱為高麗。又稱三韓。地方在中國東面。與遼東接壤。幅員有六千多里。歷朝都歸附中國。論他國內風俗民情。嗚嗚向化。良善易馴。並沒有什麼壞處。不過自古以來。遵守舊制。國內的事情。件件照着五六百年前老樣子去做。一些不曉得變通。更改舉國上下。閉關自守。沒有一個人去問問外邊大勢。到底現在世界是怎樣的進化。怎樣的競爭。他總是個我行我素。不去理會。所以到他國內一看。種種腐敗樣子。也算達到極點了。遠事且不必說。他單從這禪位的前王說起。已可概見。前王李熙。本是個宗藩支子。論到統系。本不該嗣位。為王。只因他親生父李應燾。見老王無子。早存個覬覦念頭。便時在老王前殷勤獻媚。曲意逢迎。暗地裏又着力運動。買通了許多嬪妃太監。替他常說好話。才把李熙召入東宮。立為太子。老王薨後。李熙遂登王位。但接位時候。却只有十三歲。童心未化。還不懂得治體。朝臣無奈。便奏請閔太妃。勅封李應燾為大院君。令其暫時攝理朝政。這也是國家常有的事。不算什麼。那知從此朝鮮國事。第一個就壞在大院君手內。因為大院君本不是個正派人物。性情驕縱。作事顛預。心中既無識見。又無把握。却很歡喜自作聰明。遇有事情。全不管做得不得。一味鹵莽前去。任意播弄。是非不知大體。請問這宗人可能擔當大事麼。在他初攝政時候。整頓官場。清釐庶績。把那些不便民的弊政。也很革除幾樁。遇事都親自查點。不論官階大小。總不放他含糊過去。就表面看來。大院君很振刷精神。確比昏亂

的君相。小有不同。那知他是別有用意。一心要顯出自己本領。誇耀自己能幹。好叫一般官員。大家都畏服他。外面百姓。一齊感激他。他纔能大權獨攬。沒人反對。及至到了一兩年後。秉政既久。勢力擴張。他行為漸漸就不對了。作福作威。肆無忌憚。名分上是李熙做國王。實際上朝內百官。大大小小。沒一個不是大院君私人。蠅營狗苟。朋比為奸。弄得賄賂公行。朝綱大壞。一舉一動。惟利是圖。這時候對待百姓。那一副暴斂橫征的手段。也放出來了。借造那景福宮。題目。搜刮百姓脂膏。特地立出種種賦稅。叫什麼結頭錢。願納錢。花色繁多。百姓因為這宗工程。左敲右剝。逼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恨不在少數。百姓金錢被他刮個乾淨。所以民心大為憤激。易生亂事。這是大院君預先種下一個根子。再說國王這時年紀漸次長成。已開知識。若要是個英明之君。性質靈敏。遇事也該有些主斷。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不能泄泄沓沓。任大院君妄作妄為。傷害國脈。無奈李熙為人。昏庸懦弱。委靡不振。心地又欠明白。又多疑惑。簡直生成的一個亡國之君。大院君因此愈加放肆。事事以老賣老。獨斷獨行。全不把國王放在心上。而且他還有一種頑固皮氣。抱定了古時閉關主義。一意要拒絕外人。不曉得那時世界開通。已不由得你單獨做主了。這是什麼緣故。因為那時已在前清同治時代。歐風東漸。海禁大開。中國已成爲萬國通商大市場。世界潮流汹涌。一天天澎湃開來。不容你朝鮮永遠的關閉。也不容你大院君執拗不依。外國人一個個的跟着來了。首先來的是歐美各國教徒。內中天主教勢力最大。朝鮮國內。幾乎無處不有。接着那些巨商大賈。也爭來貿易。外人日多一日。各國遂陸續的遣派使臣。來要求立約通商。第一開端。就是這日本國。大院君老大一個不願意。不肯

答應。怎奈國王恐礙鄰國邦交。情面難却。竟然允許。一國如此。各國也只好仿照辦理。於是一概訂立條約。把個大院君氣得頭昏腦脹。心中很不舒服。嘴裏常常有些誹謗的言語。國王雖是大院君親生的。到底做了國王。該有個君臣名分。如今見大院君行為太霸。自己一些事兒不能過問。口中雖不言。心裏暗想着。實有些不自在起來。因此父子之間不無生了芥蒂。再要講到閔太妃。在先着他攝政。原是一時權宜之計。國王大了。政事便無須別人代理。不料國王這樣無能。大院君又這樣專擅。所作所為的事體。外面怨聲載道。太妃也有所聞。心想我年紀已老。不犯着再來聽政。想要叫國王自己親政。看他這樣人。又有些不大放心。左思右想。正在為難。恰巧太妃有位姪女。這日正進宮來問安。太妃一見觸動心機。就在這上頭想出一個主意。是什麼主意呢。只因這位姪女。面如月滿。膚比脂柔。生來本一貌堂堂。很有些福相。況且眉眼間時露英氣。端莊有威。脾氣性情。又着實落落大方。論到年紀。和國王正不相上下。太妃一想。不如令他進宮來。先行練習些政事。隨後再配與國王。也可做個幫手。國王有了幫手。便可自己親政。自己一親政。不怕大院君不自行告退了。主意打定。便留姪女在宮。作個陪伴。從此不時與他談談政事。講講治術。在這位姪女本是個聰明性質。靈活非凡。一經提命。不消幾時。便造就得有才有幹。通達一切。居然像個大政治家。太妃心下很覺歡喜。再說國王這時已到成年。一向不理國事。成日價只和一班倖臣寵官。徵歌選色。快樂逍遙。有時或到太妃宮內朝見一回。閒談閒談。所以太妃這位姪女。國王時常見着。看他花容月貌。美麗無比。心裏十分愛慕。想要當面求婚。得難啟齒。却又恐怕太妃不允。反覺無謂。隔了一時。真忍耐不住了。只得托

人在太妃面前。代求賜婚。試想太妃本早有此心。那有不允之理。自然一說就成。含笑答應。國王自得了消息。喜得手舞足蹈。如顛如狂。不曉得要怎樣纔好。果然不出幾日。太妃擇了吉日。一面冊定他姪女為王妃。一面諭令眾朝臣備辦大昏典禮。從此閔妃就出現了。這也是朝鮮亡國的重要人物。俗語說得好。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單單一個大院君。做那亡國引線。天還恐怕不濟事。定要再生一個閔妃來。和大院君做了對手。這纔你一刀。我一鎗。明爭暗鬪。不知不覺。把個完完全全半島國。送給別人。你道可歎不可歎。此是後話。暫且不表。總之有了個妃上臺。大院君就得下臺。他兩人好像犯沖犯尅。勢不兩立。閔妃正位之後。和國王情意綢繆。如膠似漆。那一種愛情。是不必說了。拏他這一副手段。才能來籠絡那優柔寡斷的國王。還愁駕馭不住麼。所以事事言聽計從。千依百順。不敢倔強。一強起初還是宮闈內的事。由他一人擺布。後來見國王太好說話。便漸漸的想要干預朝政了。但不先去了大院君。終不能為所欲為。因此日夜的在國王面前。花言巧語。慫恿着叫他自已親政。國王本像傀儡一般。任人牽扯。兼之受那大院君壓制得也彀了。便立從閔妃主意。奏明太妃請降一道慈諭。言大院君攝政既久。卓著賢勞。夙夜從公。未免辛苦太甚。國王現已及年。可着自行親政云云。一面上大院君一個尊號。陽為崇奉。陰撤大權。可憐大院君出其不意。一時三刻。把權柄摘除乾淨。恍如半空中。忽然來了一個霹靂。措手不及。真真氣得要死。心想我從前千方百計。運動了許多時。才輪着你小子得了現成王位。如今安穩日子過暢了。就用不着我老子了。專聽枕邊說話。來算計我。也不細想想我究竟是你什麼人。未免太無情義。因此時常悶悶不樂。這也不在話下。再說

國王親政。原是閔妃的詭計。借這親政名目。好讓他干涉國政。上來首先就舉他兄弟閔星河。拜為宰相。凡是大院君手裏進用的人。不問是私人不是私人。一概免職。凡是閔氏戚族。不問有才沒才。一概位置。朝內這許多文武官員。凡有重要職任的。都換個乾淨。所謂一朝權在手。但把令來行。不過閔妃手段。太覺很辣些。去掉大院君。也就罷了。何必定要掣他。的人全行撤去。如此一動。不是顯分了黨派麼。分了黨派。那些失權失勢的人。豈不要加油漆醬。搬弄是非。因此兩方惡感。格外積深了。這是由閔妃又種下朝鮮一個亂根。從此迭迭亂生。直至亡國。此是後話。姑且不表。如今要把朝鮮外交的歷史。講他一講。朝鮮本係中國屬國。一向派有統兵大員。交涉員。在他國內。就是有什麼國際交涉。理應由中國官接洽辦理。才是正當辦法。但我們中國素來待人忠厚。大度包涵。凡是藩屬。從不肯干預他們的內政。即如西藏蒙古。尚且如此。何況朝鮮。所以他國內。還有尋常外交手續。只要無關緊要。便不去理會。他誰知中國是因為大度。自己放棄主權。不去理會。別國倒存了深心。得步進步。腳望朝鮮內政。上鑽進來了。究竟是那一國呢。就是與朝鮮遙遙相對。黃海東面的日本國。那日本蓄心不良。看上了朝鮮。想要侵吞過去。也很費了二三十年的心機。只恨中國前清那班糊塗官。沒有一個能早些看破。朝鮮人受他誑騙。沒一事不入他的圈套。這最是大大的。一個失着。欲知如何。且聽下文。

第五回 雲揚艦無端挑釁 濟物浦初次訂條文

話說朝鮮當時和日本的交涉。起根發脈。初次訂立條約。還在日本幕府握權時代。那時幕府還不直接和朝鮮交涉。一切都委任對馬一個交涉員守宗氏辦理。並沒什麼重要關係。到了

明治天皇親政時。已在前清同治七年。朝鮮國政。正是大院君攝理。那時貪權納賄。禍國殃民。舉國上下。七亂八糟。這些腐敗的內容。被明治皇訪察得一個清清楚楚。由此就生了心。以為有微可圖。立時改變政策。要一個籠絡朝鮮的法子。於是大家計議。決定先勸朝鮮改行新政。為入手辦法。趕即備了國書。叫守宗氏前往朝鮮。照書行事。試想大院君素來是守舊的魁首。拒外的班頭。能够得他聽從麼。但禁不起守宗氏花言巧語。說那守舊是怎樣壞處。行新政是怎樣好處。說得天花亂墜。妮妮動聽。好像真為了朝鮮邦交親善。特地前來勸告的。不免心中也有些活動。那知看了國書。朝鮮上下人等。大不為然。一致反對。諸君你道為了什麼。原來書中凡寫朝鮮王地方。都寫做朝鮮皇帝。請教朝鮮是中國的屬國。何國不知。何人不曉。日本為什麼要恭維他做皇帝呢。這是要試試朝鮮人的心理。那想到弄巧反成拙。原書發還。守宗氏大討沒趣。垂頭喪氣的去了。次年又另派了一人再到朝鮮。來做說客。依舊不濟事。掃興而歸。明治皇却毫不介意。仍然一次兩次。遣派使臣前來。總是善言勸告。要請改行新政。好像很是關切的样子。無奈朝鮮抱定主義。總是用閉門羹對待。拒而不納。你想日本那些使臣。來一個如此。來兩個如此。他們受人悶氣。心中憤憤不平。都想用武力解決。但明治皇不允。終不改變政策。所以自前清同治七年起。至十三年。前後七年中。朝鮮政府。接受日本國書。竟有二十餘次之多。那接待外賓的使館內。住的日本使臣。你來我去。川流不息。幾至無日不有。朝鮮人看慣了。也不以為奇。倒反說日本人心地欠明白。重三倒四。不知進退。來管別人閒帳。真是吃飽飯沒事幹了。就是中國派在那裏這些官員。也是在旁邊看着乾笑。並不曾留心細想想。日

本人究竟為何這樣不憚煩的進行。其中可含有甚麼用意。簡直袖手旁觀。絕不過問。那時日本政界中人。因見朝鮮拒人太甚。累次去的使臣。回來都怒不可遏。大家便你爭我嚷。議論紛紛。其中分了兩派。那激烈一派。如西鄉隆盛。副島種臣等。便想立刻用兵。那穩健一派。如大久保利大。隈重信等。便想待時而動。為這兩個問題。一時鬧得煙霧騰天。虧得明治皇胸有成竹。一絲不亂。把他們鎮壓住了。又過了一年。到前清光緒元年時。日本就起了壞主意了。便派一只肥洋艦。名叫雲揚。從日本海向西。沿着朝鮮海岸。各處測量海線。有意挑釁。恰巧江華島碰在這風頭上。因那島上炮臺官。忽地裏見有兵輪在他海面游弋。好似測量的樣子。忙擎望遠鏡辨認。看見掛的是日本旗幟。這事何能容得。趕即升旗照呼。叫他離去。那兵輪置之不理。炮臺官一想。好在他祇有一只兵輪。不如開放一炮。撞他出境。免得他小看朝鮮。主意一定。不管三七二十一。架起過山炮。瞄準眼線。轟的一聲。開了過去。但見濃煙遠起。向上直冒。海水飛揚。浪花四射。臺上官員兵弁。只道已經擊中要害。即不沉沒。也要損傷。及至定睛細看。見他行駛如常。如無其事。再擎遠鏡一望。纔知祇打着一只舢板上。於是一不做二不休。重擎砲位對準。整備停當。第二砲又開放出去。打着打不着。還沒有知道。忽然海面一道白光。直射過來。跟着一聲大響。好像焦雷一般。一個炸彈。墜落營房上面。登時瓦石紛飛。煙迷霧裏。一個獨立脚不牢。爭向臺後藏躲。隔了半晌。未見動靜。纔敢悄悄出外。向海面張望。已不見日輪踪影。原來日輪固無接應。不敢作戰。回答了一炮。便掉轉船頭。向東直駛。早經去了多時。大家遂又重行聚攏。收拾餘燼。心中却還得意。以為臺上雖有損失。到底這倭艦被我們攆走。諒他不敢再

來一面趕即修理營房。一面申報政府。不免加油漆。格外鋪張。說是某月某日。有倭艦多艘。來島窺探。意圖侵奪砲臺。幸先事覺察。開炮阻止。彼此堅持數小時之久。始將倭艦驅逐離島。雖臺上營房。小有損壞。現已督飭工役。趕即修復。此次全臺員弁。均奮勇抵禦。異常出力。諒倭艦經此挫折。當不敢再來嘗試。這臺官麻木地。大吹特吹。公文到了政府。其時已是國王自己親政。就由閣相轉奏上去。隨即下了一道諭旨。道他膽識兼優。非常誇獎。另又頒發銀兩。賞給有功兵弁。朝內君臣。自從得了此信。個個笑逐顏開。不勝歡喜。誰知歡喜不到許久。東洋那邊問罪之師。真個要來侵奪江華島了。再講日本垂涎朝鮮。本在那裏專門覓縫。無隙可鑽。所以遣派兵輪。到你海面來。故意的東測量。西測量。正要你開砲轟擊。無端啟釁。他纔好借題發揮。與師問罪。果然這砲臺官輕舉妄動。中了他詭計。到得第二年正月。便命黑田清隆。井上馨。兩大臣。率領海軍一隊。開往江華島。就在灣口拋錨下碇。內中分什麼旗艦砲艦。戰鬪艦。魚雷艇。蚊艇。大大小小。共計二十餘艘。相間排列。責問朝鮮。輕侮日艦的理由。那砲臺上臺官和兵弁等。目覩情勢。嚇得屁滾尿流。固不用說了。那朝鮮君臣。正在歌舞昇平。新年取樂。冷不防來了這樣一個警告。個個魂飛天外。膽戰心驚。慌得六神都無主了。這時就追恨那臺官起來。說他不應該惹是招非。鹵莽敗事。闖下這樣一個大禍。然而事到其間。除了和戰兩字。也沒有別法可想。便召集王親國戚。元老功勳。以及在朝文武羣臣。開會討論。大院君自然也在其內。他是堅守排外主義。一力主張開戰。無如那時閔氏掌權。閔相又膽小無謀。那敢輕言用兵。因而大家附和他主和的多。主戰的少。不過主和的人。也沒有實在決斷。到底還是和。還是戰。總不

出個一定辦法。於是今日議明日議。議來議去。終無結果。外面日本照會。接二連三。疊疊催逼。最後竟下了哀的美敦書。附帶各項條款。強迫承認。限二十四小時答復。可憐這些國際交涉手續。在四十年前的時候。不要說朝鮮人。一竅不通。不懂得辦理。就在中國的人。那時也還沒有個揣摩到這宗學術。所以從前和各國訂的那些條約。內中吃虧上當的所在。很不在少數。何況他朝鮮。又到了這火燒眉毛。危急萬分的當口。還能細細去研究日本開來的條件。可有利害關係沒有。也不能問了。再看他要求的條款。並不要割據地方。也不要賠償巨款。不過要開商港。開租界。設立使館。派幾個日本官。再把從前通商的條約。修正罷了。很覺尋常。得極。算不了一回事。不犯着定要開戰。便決意完全允諾。請修和好。那日將黑田清隆井上馨二人。本受了全權責任來的一聲。得着朝鮮回文。立時三刻。就催促正式立約簽字。不讓你慢慢的多挨日子。諸君可曉得他是什麼用意。這是恐怕中國干涉條約。所以趕緊立了約。簽了字。等你中國要來顧問。木已成舟。也來不及了。可見日人的心思。處處多用到的。閒話休絮。再講朝鮮和別國自訂條約。一向從沒有過。此番和日本。是第一回事。名叫濟物浦條約。上來第一條。是朝鮮為獨立自主國。今後與日本當用平等之交際。第二條。是(釜山外。當更開元山仁川二港。與日本開一租界。訂約通商。第三條。是(朝鮮京城及各商埠。日本應派公使。并領事駐紮其餘各條。就拏舊約修改些。依舊遵守。那時正在前清光緒二年間。朝鮮和日本這樣一個大問題。中國怎麼一些不問訊呢。原來中國西北一帶。正大鬧饑荒。人吃人的時候。自己內政尚煩不過來。還能多管閒帳麼。到得條約已訂。想要去責備朝鮮。擅自立約的理由。看他條約

却又平淡無奇得很第一條也不過說些甚麼獨立自主甚麼平等日本人竟算了糊塗帳了。自己情願降格和我屬國講平等。倒可不必說穿。隨他去罷。因此裝聾作啞。只當不知。就歇了。唉。可歎我們中國人。凡事都打個如意算盤。就在這上頭。外交方面。處處被人暗算。也不去細想想。日人勞師動眾。為了甚麼來。却這樣輕輕巧巧。隨隨便便。立了一張空約。藉此一天雲雨。頓時消滅。內中和我中國可有什麼關係麼。自主平等四個字。可有什麼意義麼。中國人竟始終沒有研究。那知日人就在自主平等四字上。下了深工夫。以後文章。全從這題目發揮出來。大做特做。此是後話不提。單講朝鮮自從這張條約立後。隔不了許久。日本便接照約文。派遣公使領事來了。一面建築公使館領事衙門。一面開闢商埠租界。一件件布置起來。那些日本商民絡繹不絕。接踵而來。一天多似一天。也不消說得。過了幾年。歐美各國。因見日人在朝鮮商務頗盛。便想利益均沾。也來請求援例訂約。美國最先。隨後英法德俄次第相繼。但他們究竟文明體制。並不派兵要挾。也不偷瞞做事。這幾張約文。都正大光明。由中國派員訂立。日本使臣在旁瞧着。雖說不曾阻擋朝鮮。不要和各國立約。但心中却很不願意。諸君可曉得這是為甚麼呢。只因日本早存着獨吞朝鮮的心思。有了別國和在裏面。一則怕人向他分肥。二則怕朝鮮人心被人籠絡。傾向別國。有這兩層疑慮。心中懷了鬼胎。不無又要另費心機。想一個離間之計。要朝鮮人看待各國。分個兩樣感情纔好。欲知如何分法。且聽下回交代。

第六回 播謠言離間歐美國 鬧亂子罪魁大院君

話說日本為了朝鮮。費了若干年心血。受盡千百般困難。纔得立了一張如意條約。跨進門檻。

還沒有施展手段。用那什麼催眠術。迷魂藥等法子。早來了這許多強國。明明是個勁敵。叫他怎麼不要因疑生畏。因畏生忌。再加朝鮮各處信教的人。又日見多起來了。他格外怕的利害。恐怕朝鮮這些民心。被那教會勾引過去。向了別國。一時就難得收服轉來。所以那日公使。天天聚集他本國人。秘密會議。第一着。先要破除朝鮮人信教的念頭。須叫他們望而生畏。不敢入教。第二着。要朝鮮人看待各國人心裏。另有一種觀感。好和日本人有個分當。大家計議多時。便想了兩層主意。各人認定方針。一致進行。各幹各的去了。從此以後。朝鮮國內的亂象。就漸就發生起來。這一方聽得人說。某處某家有個小孩。忽地裏不知去向。那一方又聽得人說。某處荒野。發現殘缺不全的屍骸。不時裏遠方來的人。又傳說某處教堂後園內。被人掘出無數人骨。一傳兩。兩傳三。到處沸沸揚揚。都是這些無稽之談。傳來傳去。一個個疑信參半。也不去理會。這一番風聞。歇得沒有許久。又起了一種聲浪。只聽街談巷議。紛紛人說。如今外國人來了。便要教人信教。有時還要用強迫手段。勒逼依從。但是他那教派。都是些邪教。要捉小孩。挖眼睛。吃心肝等等。請教這一番兩番的傳言。參合攏來。却對箇合縫。那有不信以為真的。登時朝鮮人就大起恐慌。嚇得各家小孩。都不敢出門。人人憤怒。視教如仇。恨不得立時揮他出境纔好。隔了一晌。又有什麼種族論調出來了。說道世界人類五種。惟有同種的人。最相親相愛。我們朝鮮。本是黃種。和中國日本同一種類。而且都還是漢族黃種。並不是滿蒙回藏的黃種。不但同種。更且同文。所以中日兩國。和我朝鮮感情最深。其餘那英美德俄等國。他們都是白種種族不同。性情各別。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等和他們相處。却要防備些。不可大

意。這一番新發明的言論。朝鮮人向來聞所未聞。聽人這樣一講。頓然茅塞大開。原來世界人類。還有這樣一個大分別在內。因此對待日本人。便存了個同種心思。不無比別國人少覺親熱些。唉。那知他越同種心腸越壞。你越親熱。召禍越快。俗語說得好。引火自燒身。真真不錯。諸君試想。這種族問題的話頭。是從那裏發起的。上面所說這些種種無稽調語。沒根沒辦。四處哄傳。鬧得朝鮮大驚小怪。舉國張皇。又是從那裏出來的呢。諸君細想。也該明白。都是由日使館內。三番五次。秘密會議。製造成功的。暗地裏運動金錢。收羅了朝鮮一般無業游民。買囑他們。叫他們到處遊說。散佈謠言。意思之間。總要想朝鮮百姓。仇視各國。羣起而攻。釀成那大大的交涉。不問你誰勝利。誰失敗。他總可做那漁人。坐收其利。你看他心腸壞是不壞。講到這裏。在下却想起一件事來了。記得我們中國。向來學術純正。凡是讀書人。都是循規蹈矩。沒有甚麼異言異行。忽然在那光緒中葉。興起了什麼排滿主義。什麼種族革命的學說。就此宗旨一變。此倡彼和。愈衍愈盛。到後來推倒滿清。改建民國。都是由這根枝上開的花。結的果。但究竟這一派學說。起初從那裏來的呢。這本窮源。還不是由日本人嘴裏傳佈開來的嗎。他也是想我們中國。鴉片相爭。自行搗亂。他好做那漁翁的故事。幸而中國起義那年。沒有上他心路。真算一時倖倖。這也不用說了。閑話收起。再說日人方面。看見所用的離間計畫。居然着着有效。竟能達到目的。便可放手做事。遂又向第二步進行上着想。請教他的着想。還有什麼好念頭麼。無非幸災樂禍。想你朝鮮發生亂事罷了。恰恰無巧不巧。遇着大院君黨徒作亂。又給了他一個絕好機會。先是大院君摘去大權之後。心常惱恨。閔妃鬱鬱不樂。再加一般黨徒。從中播

弄挑唆。積怨已深。又見閔氏當國以來。國事日非。今日和這國訂約。明日和那國通商。竟是來者不拒。弄得國內成了胡越一家。五方雜處。竟與他當日抱定鎖港主義的政策大相違反。他時常發些牢騷話。簡直說閔氏瞞着國王。竟要把國家斷送與人。這宗論調。他是別有用意。想要借故洩忿的話頭。但話雖如此。也還將就過了幾年。到得這一年。正是前清光緒八年。朝鮮大禍就發作了。這年國內從交春起。直到夏間。雨澤稀少。溝壑皆乾。農民不能耕種。收成一無指望。正在上下困窘。大起恐慌的當口。偏偏又和美團訂了一張通商條約。那些日本奸細。便大造謠言。說這是白人入境。邪教橫行。天罰我們受災的原因。這些無知無識的愚民。少見多怪。那有不信以為真。大院君黨徒也趁此機會。另外又散布一種流言。說這回天災。確是由陰威陽衰。政綱紊亂上生的。適逢其會。又有個統兵官。因值年荒。軍餉無着。合營鼓譟生變。外面饑民從而附和。有的受大院君黨徒挑撥。有的被日人煽動。幾面湊合。禍機觸發。一發就不可收拾。大家聲稱擁護大院君。掃除朝內羣奸。亂徒數千人。聲勢汹汹。殺奔宮禁。國王聞信。想逃避出外。却被亂徒劫轉。幽閉一室。閔妃在宮。知是大院君戎首。素來結有仇怨。必定要與他為難。早用了金蟬脫殼之計。把一個宮女。穿了王妃服式。假裝是他。登時用繩勒斃。他自己却易服改裝。混了出去。你看他腦筋靈活不靈活。手段很毒不很毒。等到亂徒進宮。他早已桃之夭夭。只見那假裝宮女的屍首。大家以為閔妃已死。不分皂白。一陣亂刀。砍得血肉模糊。更難辨認。講到亂徒本係烏合之眾。都是些盜賊性質。還有什麼紀律。這時在宮。大肆搜刮。金珠

寶王劫掠一空。末了呼嘯而出。出宮後分作數起。四處出發。見官便殺。見財便搶。見屋便燒。可憐這些官員遭劫死的。死傷的傷。大大小小。約有一二百人。民房也不知燒燬若干。一場胡鬧。七亂八糟。大院君罪魁禍首。是不必說得的。但亂子是闖下來了。却要叫他收來。便沒有這樣本領。要他彈壓。也沒有這樣能力。只是東攢來。西攢去。急得兩頭亂躡。毫無法想。却把個日公使喜出望外。得着亂信。馬上召集使館人員。緊急動議。議定主見。立刻照辦。一面令他本國商民。即日離韓歸國。一面招呼向來僱用的這些造謠生事奸細。也去附和亂民。混在一起。趁着大火之中。便也放了一把火。把一座日本公使館。一齊燒掉。日公使却早溜往仁川。坐了漁船。逃回本國去了。姑且不表。單講這回亂事。究竟怎樣一個結局。國王是被軟禁住了。無能為力。大院君又鎮服不住亂徒。國內兵士。又守了中立。不聽調度。饑荒的年頭。窮苦人多。亂民又越聚越多。真是內外無主。國不成國。請問那一個能夠撥亂反正呢。這時却又虧得閔妃未死。倒還有些作用。他逃出宮後。帶了兩名心腹內侍。跟着一班逃難百姓。男男女女。一起混出京城。到了一個鄉官人家。暫時躲避。那時電報還沒有安設。只得趕派心腹內侍。星夜兼程前進。飛報中國。請求派兵救護。中政府接着警信。義不容辭。立刻扎飭海軍丁汝昌。陸軍吳長慶。統率大兵。海陸並進。軍容壯盛。如火如荼。一到漢城。那些亂徒。早已聞風膽落。如鳥獸散。那裏還敢對壘交鋒。所以不到三日。把亂事平得乾乾淨淨。為首的亂徒一百餘人。都經殺掉。其餘脅從的人。既已逃散。也不去嚴追。大院君到了此時。看見大勢已去。却又掉轉風頭。改換腔調。向着丁吳兩提督。口口聲聲。說是變起倉猝。他也竭力平亂。怎奈兵力單薄。寡不敵衆。那曉得吳

長慶早經調查得明白。也不來說穿他。假意用好言撫慰。請他到營赴宴。大院君昏憤糊塗。還當是真個朦混過了。便不以為意。竟然大搖大擺前往領宴。誰知到得吳營。立時押上兵輪。送回中國。聽候中政府發落。吳提督一面出示安民。查拏餘匪。一面護送閔妃回宮。趁勢撥了一營兵士。保衛宮禁。一面請國王臨朝。整頓一切。重振旗鼓。一幕大武劇。惡打惡殺。就此纔算演畢了。再講吳長慶。本是淮軍宿將。素有名望。他這枝兵向歸北洋節制。駐紮在山海關外。鎮守邊防。雖說由奉天蓋平過去。就和朝鮮交界。然而那時的交通。沒有今日這樣便利。再要他興師動眾。帶着大隊人馬。跋涉長途。却也很不容易。假如他再要裝腔做勢。故意的請禮請餉。請軍裝。請子彈。末後還要請什麼開拔費。左靴擱。右延挨。今日這處一停頓。明天那處一逗留。等他行到朝鮮京城。不要半年。也要三月。那豈不誤了朝鮮大事嗎。到底吳長慶是服從命令的干城大將。和那擁兵自衛的跋扈小人不同。所以聞命即行。用兵神速。并且還有一層好處。他待手下兵士。恩威並濟。號令嚴明。到處雞犬不驚。秋毫無犯。否則在那朝鮮地方。又是屬國。又是平亂。這樣功勞。真可不在小處。要照現在這些兵士看來。那姦淫擄掠的事情。還能問得嗎。吳營兵士。却舉動文明。並沒有這種毛病。因而朝鮮百姓。個個簞食壺漿。歡迎恐後。這也不在話下。這時吳長慶見朝鮮國內。諸事就緒。裏裏外外。都已恢復原狀。沒有事了。正要拔寨起營。凱旋歸國。不料仁川口外。竟來了五號日本兵船。船上水手兵丁。紛紛上岸。一個個張牙舞爪。耀武揚威。畢竟來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濟物浦二次再三約

開化黨萬惡召強隣

話說日本人做事。向來小奸小惡。鬼頭鬼腦。不是東煽煽。就是西戳戳。弄得兩方勢成冰炭。他還要串在中間。做個好人。其實真是一個偷雞剪絡。趁夥打劫的小人行徑。西人送他個徽號。稱為流氓國。真真確切不易。請教朝鮮。這回亂事。雖說是大院君與戎起釁。實在暗中也有日人構成的。看那上回書中各節事情。就概恍然明白了。難得此番有隙可乘。他豈肯輕輕放過嗎。所以遣派兵艦。來到仁川。不過原意却並不是來與朝鮮為難。是來替朝鮮平亂的意思。假仁假義。一團美意。水手兵丁約有一二千人。來勢倒也不弱。只可惜到遲了一步。亂事已經中國殲除淨絕。無亂可平。大為掃興。這是吳長慶一枝兵。來得迅速的好處。但日本和朝鮮。一海之隔。相離不遠。怎麼會隔上一月時候。纔派兵來。要曉得那時日本還是一個窮國。軍餉軍械。究不充足。不敢輕舉妄動。必要臨時籌備。有了把握。才敢出兵。所以朝鮮七月內亂事。他八月間才派海軍中將端武左。率領兵艦五只。兵士一千餘人來的。那知道已被中國官員佔着先了。朝鮮事事都已調停妥貼。實在無話可說。端武左一想。這回面子全被中國佔去。難道我就白來了一趟不成。要是這樣。偃旗鼓。空着手回國。很覺沒趣。於是左思右想。想出個大題目來了。就說這回日本使館。是如何的焚掠。日本人民。是如何的冤殺。日本商業。是如何的損失。種種蔑視日本。無禮太甚。開出問題。嚴重詰責。可憐朝鮮國王。朝鮮官吏。一個個都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想他說那什麼人民的冤殺。什麼商業的損失。是真是假。姑且不去問他。只有那焚燒使館一層。衆目昭彰。却實實賴不過去。如何是好。雖說中國那時還有兵隊。還有交涉員。在他朝鮮。但都是樹葉怕打破頭。不肯出來仗義執言。和日本人開個談判。朝鮮歸根

結果只好謝罪請和。又與日本訂了一張新約。名叫濟物浦條約。約上第一條是（此次亂犯概由朝鮮按法辦罪）第二條是（朝鮮須出五十五萬金賠償日本）第三條是（朝鮮派遣使臣赴日本國謝罪）第四條是（日本公使館須置守兵自行保衛）就由端武左正式立了約簽了字。這纔帶着兵輪欣然而去。唉。看這條約。也不過寥寥四款。似乎尋常得很。却不道種了後來無窮的禍根。從此朝鮮亂事。就超出越大。攪得掀天揭地。倒海翻江。都是從這一張紙兒上生出來的。諸君可相信嗎。你道毛病在那裏。就是這第四條上。許日本兵隊駐在朝鮮國內。這是大大的鑄成一個大錯。試想他沒有兵力。就是念頭再壞些。還不能實遂其欲。即如朝鮮這回亂事。虧得日使館當時無兵無械。沒有得着實力。否則更要鬧得屍山血海。殺氣冲天了。這話並不是在下要冤屈他。他有了兵力。便如虎生翼。格外可以肆奸肆惡。為所欲為。還有個安妥穩穩好日子。讓你朝鮮君臣過嗎。這是後話不提。單講日本自從得着這張濟物浦條約。在朝的勢力範圍。就一日擴張一日了。中國因見日本派兵到朝鮮。便也派吳長慶這枝兵。常駐朝鮮。明示保護意思。暗底却監督日兵行動。日人一向懷着鬼胎。見了不無有些疑忌。但也不能阻當。只好隨後再想法罷。一面大興土木。把公使館重行建築。較前愈加壯麗了幾倍。一面那些商民。又重行結隊而來。一個個調查物品。考察社會。準備作他殖民地的張本。但日本人到朝鮮的。雖則人多如鯽。然而朝鮮人到日本去的。却很稀少。此番條約內。要派使臣前往日本謝罪。真是破題兒第一朝。那些有聲價的齒尊爵貴大人。物。偏沒個願意前去。只得揀那時髦派少年貴族。派了兩人。赴日道歉。在國王意思。也不過敷衍這麼一回事罷了。並不重

視這兩人到了日本也。只知一味開濶派。尋快樂。却正對了日本胃口了。把他兩人當作上賓看待。非常歡迎。恭維得攢臂捧屁。曲意逢迎。在那迎賓館裏。今日一小宴。明日一大宴。官員招待周到。下女服伺殷勤。比那三國時。劉皇叔款待蜀中張松。還要恭維些。真是有生以來。從沒享受過這樣幸福。外務省又派了外交員來。陪伴着兩人。到各處游覽參觀。什麼公園博物院。帝國大學。兵工廠。習藝所。四處遍游一週。看見他們街道清潔。諸事認真。很為羨慕。回國後不免極口稱揚。說日人看承我國如何親熱。各界接待如何要好。他國內的政令。又如何修明。教育又如何高尚。說得續續紛紛。天花亂墜。一般青年後生。聽得如醉如狂。心花怒放。恨不得立時三刻。插翅飛去。於是學界有人要去留學的。政界有人要去觀政的。商界有人要去經商的。還有多少人想去遊歷的。不約而同。爭相前往。日本人知道這般少年。血氣未定。容易勾引。便放出那巴結手段。下了工夫。竭力拉攏。你是政界。就和你談政治改革的方法。你是學界。就和你講學術新舊的優劣。總之對症發藥。因人而施。試想這些人。向守本國舊制慣的。一經見着這種新式人物。聽着這種文明話頭。今日和這班人討論討論。明日向那班人訪問訪問。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那有不五体投地。心悅誠服的道理。久而久之。便覺得自己國內。事事齷齪腐敗。竟如黑暗地獄一般。腦海中就把個日本國。奉之如神明了。從此朝鮮政學兩界。就有許多人。醉心日本。漸漸的就由羨慕心思。變作了個倚靠心思。又由倚靠心思。製成了一個亡國奴隸心思。不知不覺的。飲鴆如醪。啖砒如蜜。你看日本人的魔力。大是不大。再講朝鮮國素來沒有什麼黨派的。朝野上下。都是一條心。只知服從中國。並無別念。就由這一般人見異思

這攢進了日本的圈套。竟不上年把工夫。居然成了一种黨派。名叫開化黨。又叫日本黨。內中領袖黨魁。是金玉均。樸泳教。洪英植等。都是一時極有名望的。想要仿照日本政治。改革朝鮮舊制。無奈朝內這些喬木世臣。椒房貴戚。大相反對。在他們心理。只是一味守舊。半點不肯活動。抱定這樣宗旨的人。却也不少。便也成了一黨。叫做守舊黨。又叫中國黨。問那兩黨的勢力。自然是守舊黨佔着優點。那時宰相閔泳翊。大臣閔泳駿。閔臺鎬。趙益夏等。都是這黨有名人物。並且中國人自從上回平亂以後。在朝鮮的聲勢。也還不弱。統兵的有提督吳長慶。辦交涉的有同知袁世凱。那時朝鮮既和各國通商。不無就多添好些外交問題。一切都要賴中國接洽的。所以全國重要政權。盡操在中國官員手內。不過你的內政。中國却不來問的。你政治整頓不整頓。官吏殃民不殃民。全在你自己執政的作為。那守舊黨閔泳翊一般人。不知振作。依然一板三眼。仿照老樣做去。你想還入那開化黨的眼嗎。他們是遊學東洋過的。自命受過文明教育。什麼獨立。什麼平等自由。腦筋裏灌輸滿了。那能看得慣這種腐派。兩黨各趨一端。絕對不能相容。是不要說得的。再加日本人知道他們心病。又時時說長道短。用言挑撥。好像愛莫能助。很替他們代抱不平的樣子。請教這些心浮氣粗的小夥子。腦力簡單。還有什麼見識。就把個日人當做知己。事事和他秘密商量。要求扶助。那樸泳孝。洪英植等一般人。天天在日使館。成羣結隊。出出進進。好像忙不可言。也不曉得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那時正在前清光緒十年。日本公使是竹添進一郎。他見日本利用的事機。漸要成熟。就和朝鮮那些執政大臣。格外要好。說道貴國如要改行新政。經濟或有不敷。敝政府情願把濟物浦訂的賠款。

全數退還。聊盡友誼。只要兩國邦交。從此格外親善。敵國就算損失些利益。也決不計較的。諸君這是他明知守舊黨。決不肯行新政。落得說些大方話。好讓開化黨的人聽聽。一則要叫他們曉得日本一片熱心。大家必然感激。二則要兩黨因此爭執。這炸彈好爆裂得快些。果然隔不了多日。一齣全武行的新劇開幕了。那天正值新洋務局建築落成。大開宴會。遍請各國官商。朝中一班文武大臣。都在座作陪。躬預其盛。到那日中時候。一國國官商陸續均到。單單只有日公使托病辭謝。其餘那些官吏殷商。也沒有個到的。大家以為他們因見公使有病不來。故也中止。卻沒什麼要緊。遂不在意。於是大衆入座觀戲。賓主聯歡。觥籌交錯。一片管絃絲竹之聲。洋洋盈耳。不知不覺。直飲至金烏匿影。燈燭齊輝。正在酒酣耳熱之時。忽見一人張皇走進向閣相耳邊。不知說些什麼言語。但看閣相頓時面容失色。匆匆出席向外而去。衆客均覺十分詫異。并遠遠聞得槍聲人聲。不知何故。正深疑惑。但聽那聲音越鬧越近。喧嘩嘈雜如怒濤澎湃一般。再望外一看。火光燭天。人如潮湧。離局却已不遠。衆外賓便非常驚恐。慌慌張張各自奔竄而去。那時中國官員袁世凱。吳長慶等。本也在座。見這變起倉猝。知道其中必有特別緣故。遂即趕回本國公署。互相商議。準備兵隊。聽候調動。姑且慢表。再講此番亂事的主動力。想諸君已大概明白。也可不說。只就當時暴動情形而言。那開化黨樸泳孝。金玉均。洪英植等。着人先把宰相閔泳翊。誘出洋務局。出其不意。蜂擁上數十人。圍圍圍住。用刀刺死。隨後一聲號炮。登時各處應響。紛紛聚集二三千人。先擊洋務局。放起一把火。烈燄熊熊。全城震動。樸泳孝等趁勢飛奔入宮。誑報警信。便說清兵作亂。閔相已被害。亂兵聲勢汹汹。現已逼近宮禁。

恐將入內。非召日使帶兵入衛不可。那國王和閔妃已嚇得抖做一團。急切說不出話來。樸泳孝不由分說。立逼國王寫了日使速來四字。專人飛送日使館。那竹添日公使這日托病辭宴。病是假的。暗地裏在那裏調兵。遣將是真的。不過沒因頭。不好出發。一得了這四字召符。馬上帶領兵隊。星馳電掣。逕行入宮。可憐那時守舊黨的大人物。如閔臺鎬趙寧夏李淵尹泰駿等。都已屍骸狼籍。被殺乾淨。只有開化黨和日本人。的勢力了。日使一進宮。他們就聚議開談。首先金玉均道。為今之計。第一急着。先要把中國兵制住。纔能濟事。樸泳教道。中國兵倒還在次。如今急其所急。是在國王。我們亟須把國王安頓起來。再說別的。洪英植道。此話果然不錯。宮內現在雖有日兵防衛。但國王的行止。總須格外留心監守。日使道。諸君若能設法送國王到仁川。本使總可擔保送他穩赴東京。說到這裏。樸泳孝便屏退左右。另開秘密會議。議畢。大家一擁入內。來見國王。金玉均挺身向前道。外面清兵已鬧得不成像了。請王速速更衣。隨臣等出外。自有保護。國王見這班人來勢汹汹。知道不妙。已嚇得面無人色。又經這樣威逼言語。無話可答。只有嗚嗚咽咽。掩面悲啼罷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交代。

第八回 天津城雙方修韓好 景福宮連疊被日兵

話說上回書內。朝鮮王被開化黨亂徒。逼得掩面悲啼。却也難怪其然。所謂張天師被鬼迷。有法也無法了。請教這時日使出的主意。要叫他們把國王送到仁川。保往東京。這些賣國賊。就開秘密會議。試問秘密之中。還有個好議嗎。咳。他們自己。也不想自己。倘真個國王一往東京。這朝鮮國還不是一起隨同去了嗎。那裏還有權利。輪得着你開化黨。真在那裏做夢了。聞

日兵也不過三百人。吳營兵士却有四千多人。衆寡懸殊。還想抵當得住嗎。竹添日使心中也覺有些慌了。洪英植等勢到危急。各人手拏一炸彈。拚命向前。兵兵兵。一層亂擲。中國兵出其不意。忽聽聲震屋宇。霎時烟塵密裏。碎石齊飛。趁此當口。內裏冲出數百人。勢如急潮駭浪。一擁而來。竟被突出重圍。向北竄遁。這時袁吳目的。在先行入宮。探望國王要緊。故此鳴金收兵。不去窮追亂黨。好在宮內的黨人。殺的走的。差不多沒留一個。朝鮮一場大亂子。又算鬧過了。那時國王初聽清兵圍攻宮禁。也甚驚恐。不曉得是禍是福。只得和閔妃世子。暫躲在後苑一個小監房內。隔了半晌。外面殺伐之聲。雖然停止。却不敢公然出外。那些中國官員進宮不見國王。到處搜求。一無下落。竟不知到甚麼所在去了。倒很着急。後來還是幾個太監。宮內宮外。分頭尋找。纔有了着落。當時奏明一切。請駕回宮。國王心裏這時真感激中國官員到淪肌浹髓。莫可名言。從此依賴中國的心思。自然格外加重。這也不用說得的。姑且擱起不提。單講竹添日使。那時率領殘兵。簇擁着一班亂黨。急急奔回使館。查點人數。損失不少。那黨魁之中。重要人物。却少洪英植一個。諒已遇害。金玉均。樸泳孝等一千人。自知失敗。國內難再存身。連夜改裝易服。逃往日本。這裏日使館內大家計議。此番好好的。一樁美事。又被中國人打破。暗中吃了如許大虧。心實難甘。彼此商量了一回。又想出一個歪主意來。只得抄襲陳文。仍照前回辦法。還從這使館上生發問題。難得洋務局一把火。四處蔓延。又像火燒新野一般。趁那秩序禁亂時候。暗把自己使館。用些炸藥。炸毀了幾間。然後一溜烟齊向本國去了。那時日本政府得着這個消息。互相討論。俱說中國兵久駐朝鮮。實大不利我日本。欲圖朝鮮。非把中

國兵先行撤退不可欲撤退中國兵。非和清政府直接開談不可。遂想定主意。就借燒燬使館做題目。派了伊藤博文到天津。大開談判。說這回朝鮮亂事。全是中國兵生事所致。砲擊日使館。並且縱火焚燒。明明仇視我日本的意思。清政府便派李鴻章吳大澂二人和他辨論。終究外交手腕。不及人家強硬。歸根結果。少不了依他意旨。雙方訂了一張條約。叫做天津條約。看他內容。也不過僅僅三條。那三條呢？（一）兩國駐朝鮮戍兵。皆行撤去。（二）朝鮮練兵。兩國皆不派教練官。（三）朝鮮有亂。兩國皆不派兵。如遇事故。必須遣兵。兩國互相通知。據外面看起來。這張條約。不偏不倚。很為公允。然而要曉得朝鮮是中國的屬國。這條約一訂。分明斷送朝鮮。不認朝鮮為屬國了。比那自招供狀。還要切實些。試想日本人費了許多的心機。許多的奸計。先在朝鮮。騙了一張獨立自主的條約。這回又在中國。騙了一張撤兵棄守的條約。要他們兩方面脫離關係。他纔好加鞭急進。穩取西川了。諸君想想看。日本人的機械變詐。可怕不可怕呢。閒話休絮。再講這天津條約。是光緒十一年三月間訂的。從此以後。日本外面却裝着沒事樣子。朝鮮一方的事情。面子上真箇像不聞不問。一些不管。暗地裏却和這班開化黨聯絡一氣。非常的優待。非常的親熱。這些人得了日本好處。一個個都感激圖報。甘為奴隸。不過一時無隙可乘。所以朝鮮國內。也將將就就。過了四五年安穩年頭。無巧不巧。這一年朝鮮國王又想起大院君來了。請問這一晌時大院君的踪跡。怎麼會無聲無臭。安靜了這許多年呢。說起來。諸君想也應該記得的。還是前番鬧了亂子。失敗之後。被吳長慶誘入營中。送往中國。軟禁在天津地方。一晌沒放回國。現在國王想到他究屬天親之誼。久羈中國。到底面子上不甚

好看。遂懇懇切切寫了一道表章。遣派專員。隨貢呈進。那時西太后本沒有什麼成見。立即降旨。准如所請。釋放回國。論理大院君回國以後。就應該悔過自修。安分守己。那些權利念頭。一概打消。自己優游歲月。頭養天年。纔是正道。誰知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糊塗蟲到底還是糊塗蟲。性質。他一回朝鮮。看見國政依然老樣。絲毫沒有改良。大權都在閔妃手內。閔氏的兄弟子姪。各據要津。賣官鬻缺。政以賄成。大院君看着。很不舒服。又想起前番失敗的事體。越想越不得甘心。總懷着一個乘機報復的心思。那時朝鮮國內。從國王起。裏裏外外。最相信的一個中國駐朝鮮辦事大員。表世凱。說一是一。惟命是從。大院君在先。也想走這條門路。拍馬恭維。竭力巴結。時常在他面前。說起國王如何的委靡。朝政如何的腐敗。外而敵國內而黨徒。禍機四伏。若不速謀改革。恐難圖存等語。要想袁氏替他做出頭椽。他好重上舞台。再來攝政。請教表世凱。是何等脚色。真是曹操第二。那肯來搨你的木梢嗎。不過敷衍他幾句門面話。就算數了。然而大院君要想攝政的春夢。總不肯覺悟。見着中國官員。不能借助。便改換了方針。另尋門路。姑且慢表。那時朝鮮的開化黨。也像前清那革命黨一般。東關西關。鬧得天翻地覆。勢力一日膨脹。一日。到處都有。他們的黨魁。什麼金玉均。樸泳孝等一班人。俱在日本東京。算是國外的一個總機關。內中却自有主持人物。不言而喻。這裏朝鮮一舉一動。都有人秘密偵察。隨時報告。箇中消息靈通。所以大院君如何意思。如何希望。和表世凱如何計議不成。如今又如何打算。早經元元本本。清清楚楚。金玉均他們得了這種報告。心中歡喜。自然不必說得。有了這好題目。就有好文章做了。暗地裏派人趁勢溝通。雙方接洽。一日總機關內。接着一封密信。

金玉均看了。急急忙忙就往日本外務省去了。去了出來。黨中就開緊急會議。議些什麼。他們嚴守秘密。外人不得而知。那時朝鮮京城。中日兩國的兵隊。早經撤退。倘然舉國上下。萬眾一心。不立什麼黨派。不爭什麼權利。不借什麼外助。例也可太平。過些日子。不致於受人愚弄。吃人虧苦。無奈自己國內。儘出些蠹蟲。蠱賊。心心意意。要把那國本醫傷。枝葉啃盡。方肯歇手。咳。這也是朝鮮氣數使然。即如開化黨這些人。醉生夢死。擎着胡越當昆弟。同胞當寇讎。倒行逆施。不知輕重。一味的替他日本穿針引線。牽馬拉繩。做那引狼入室的先鋒。他還有個不歡迎的嗎。不講別的。單講這回。自從金玉均他們接着密信。復大家鬼鬼祟祟。秘密進行。隔不了許久。一日朝鮮京城。忽地到了無數日人。大街小巷。四處滿布。全是武裝打扮。單人模樣。頓時朝鮮上下。大起恐慌。沸沸揚揚。議論紛起。有人說日使館又要駐兵了。有人說是國王召他們來的。又有入說是大院君暗地運動來的一個個背地猜詳。疑團莫釋。那宗稍有見識的人。料定早晚又有大禍發生。早溜出漢城。避往別處去了。這裏又過兩日。到第二日夜間。更深人靜時候。那景福宮外守衛的兵士。突見大院君耀武揚威。當先引路。隨跟着一隊日兵。逕向宮中直闖。這些兵士。見是大院君率領來的。又見聲勢兇猛。遂眼睜睜的看他進去。不敢攔阻。可憐國王在睡夢中。驚醒被他們軟禁起來。一面矯旨。令大院君仍行攝政。滿朝官員。熙華的熱革。驅逐的驅逐。所有商家的人。一概淘汰。由日本人做主。換了一班開化黨人物。忙忙碌碌。亂了兩日。那時駐韓還有各國使臣。他們聽了這宗非常變故。都大為詫異。趕着入宮來見國王。那國王却禁在一間小房裏。行動不得自由。心中還忒忒憂懼。怕遭那日人毒手。這時見着各公

使只是仰面覷着他們。怒容可掬。好像要求他們援救的意思。話却没有一句。各公使見這可憐情形。也都代抱不平。說話之間。隱隱約約。就有指摘日人的口氣。那日本人聽得各公使有些不大滿意。恐怕牽起責言。反覺無謂。便一面先行撤兵。退出宮禁。一面向衆聲明。說道。敵國這回出兵。實非本意。是迫於大院君請求所致。並沒半點貪圖土地權利的野心。這些兵隊。不過稍待修息。不日仍當回國的。請勿誤會。各公使得了這種口頭照會。誰還來管你是真是假。替他朝鮮辨駁。便大家一笑丟開算了。這是大院君回國後第二次又開了這樣一個亂子。事情雖沒有十分劇烈。然而無緣無故。為了自己想得好處。引鬼入門。父子也不問了。國家也不顧了。真算是賣國賊當中一個大魁首。可發一歎。自從這蒂新戲演過之後。朝鮮和日本交涉。漸漸就多起來了。為了什麼海上捕魚權的爭執。什麼禁止米糧出口的损失。借端藉故。有意吹求。朝鮮人是吃足日本虧的。如何再敢執拗。只得自認悔氣。要讓與。就讓與。要賠償。就賠償。只求圖一個安靜便了。總之他兩國之間。常常的無風起浪。無雨生烟。到底是一些什麼緣故呢。諸君這就是那些開化黨的壞鬼。在裏面挑唆播弄。攪得不清不白。無止無休。朝鮮國內也曉得是金玉均。樸泳孝等這班人。從中作惡。受害無窮。大家提起了。都咬牙切齒。恨入骨髓。這也不消說了。書中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到了甲午這年。其時正在前清光緒二十年春天。朝鮮政府。忽然接着中國一個電報。說是叛黨金玉均。在上海旅館。被洪鍾宇刺死。云云。朝野上下。得此消息。一時歡聲雷動。舉國若狂。大家互相稱慶。以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洪鍾宇此舉。真為國家除一大害。功績不在小處。但究竟金玉均怎麼又到上海去呢。怎麼又會在旅館被人刺

死呢。洪鍾宇究竟又是什麼人呢。欲知詳細。且聽下文。

第九回 遊上海殄除國賊 刺東學牽動外交

話說開化黨魁金玉均。先是和洪英植、樸泳孝等一班人。同謀作亂。幾危社稷。後經中國兵削平大亂。只有洪英植當場伏法。金與樸等挾貨逃往日本。仍然同惡相濟。不知悔過。日本也就靠着他們。做個內應。極具優待。那洪鍾宇本是洪英植之子。家住漢城。曾經游歷德法等國。能操各國方言。却也是個新學家。間或也到日本游歷游歷。和金玉均等不時相遇。在他們一方。面看來。以為是洪英植的兒子。有其父必有其子。諒來也能繼承先志的。遂一意拉攏。引為同調。那知洪鍾宇熱心愛國。志向不同。見着金玉均。正是殺父仇人。大有不共戴天之勢。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他父洪英植。通曉洋務。當時總理朝鮮郵政事宜。國王很為信用。本沒有謀為不軌的念頭。都是金玉均鬼串鬼誘。勾上梁山。纔被了這惡名。送了這性命。你姓金的反道還事外。賣國求榮。天地也不能久容的。不過洪鍾宇。隱痛在胸。含蓄不露。面子上仍佯為交歡。非常要好。這年二月間。不知日本又出了些什麼壞主義。想要和中國人勾搭勾搭。那時中國地方。日本人的踪跡還少。若叫他本國人前來。又恐怕中國犯疑。使暗地派遣金玉均來華運動。玉均受了機宜。即日就道。恰好到得長崎。遇着洪鍾宇。彼此相約同行。到了上海。寓在虹口日人開的一個東和旅館內。金玉均是一個日僕北原氏。同住在二層樓一間房內。洪鍾宇另居一室。兩人安頓停當。旅館主人吉島德三。便出來周旋一番。並問兩人來此何事。玉均說稱。是姓岩田。名叫和三。來此閒游。洪鍾宇也說。想覽滬江風景。所以隨金同來。主人遂不疑。有他

蹒跚而去。次晨洪鍾宇手裏擎着五千元一張支票。走來把金玉均着。說是要到小東門外天豐錢莊照付。取了此款。便好做些貿易。說畢。忽忽出外。隔了半晌。回寓說道。事不湊巧。偏偏今日天豐主人他出。須要旁晚方歸。只得明日再去。彼此閒談了一會。午飯後。各自回房休息。歇了一時。洪鍾宇聽得壁上鍾鳴兩句。便把身上所穿的西裝脫去。改換了朝鮮服式。輕輕悄悄。走到金玉均房內。見他橫卧在窗口一張藤榻上。正入睡鄉。遂故意使喚。北原出外買物。這也是素來常有的事。北原并不在意。應聲而出。洪鍾宇見他下樓去遠。突由懷中取出手槍。對準玉均。猛然轟擊。一聲響亮。正中左頰。彈由頰旁斜穿而上。直達顛門右邊。鮮紅噴薄。他已從夢中驚覺。痛極狂嘶。正在起身。第二槍又到了。直貫左胸。橫穿過右。却未透出皮膜。那時還能行動。想往外逃。洪鍾宇恐他死。未後再發一槍。又中左肩。這才踉開大踏。下樓走了。這裏金玉均連着三槍。受創後。還奔出房門。至東首第五間房外。倒地氣絕。吉島諸人方在樓下。驀聞響聲震耳。還疑是門外人施放花爆。並不疑到樓上。變故只有三層樓上。諸客聽得真切。奔下察看。但見一容血染模糊。倒斃在地。登時大衆驚惶失措。禁亂如麻。樓下吉島正因見洪神色張皇。忽忽出戶。不知何故。便又轉想到在先響聲可疑。莫非就是他嗎。正在心口相猜的當兒。忽聽上面一片聲喧。心知有異。急急走上。見已演出慘劇。兇手已逃。趕即稟報領署。日領因朝鮮人自相殘殺。不便與聞。便着巡報捕房。捕頭一面飭役報縣請驗。一面派捺嚴緝兇手。旋在吳淞一個小客棧內。將洪鍾宇捉獲。解捕歸案訊辦。那時上海縣知縣是黃愛棠。次日上午帶同刑仵到那旅館。先傳吉島。次問北原。據稱是日本人。自幼隨岩田。迄今十載。不知他是金玉均。

但知他在日本名周作。來上海改名和三。黃知縣遂即相驗一周。然後帶洪訊問道。你和死者是朋友嗎。答道。謀叛之人。那得為友。又問你何故殺他。答道。大逆不道的人。人人可誅。若任返國。勢必又興波浪。黃知縣道。殺人者死。你可知道嗎。洪道。豈有不知。不過為國除此巨蠹。死也甘心。又道。你怎麼知他便是金玉均呢。答道。他時稱岩田周作。時稱岩田和三。然確係金玉均。辨認無誤。黃知縣見洪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詞侃侃。畧無懼容。知非朝鮮下等人物。遂也不再下訊。回衙後。立即稟請上海道聶仲芳。電稟兩江總督。一層層轉電到朝。後接駐朝總辦交涉委員袁世凱回電。畧稱金玉均係朝鮮叛臣。脫逃已久。洪鍾宇係官員。此案理合解歸朝鮮定奪。黃知縣遂把這案人證。及金棺木。一併護送回朝。上海一邊。就算了結。不用再說。單講朝鮮一方面。得着洪鍾宇引渡歸國的消息。一個個興高采烈。踴躍歡迎。國王也便下諭。戮金玉均。升洪官職。但在日本却大大失了一個國外忠臣。所以先聞金玉均的慘信。即開會追悼。等。他遺髮營葬。一時朝貴紳。及上下議院人員。不下數千人。皆甘心為之執紼。及聞戮尸消息。都很憤憤不平。恰巧那時樸泳孝。又在東京被人行刺未成。日本遂疑到朝人李逸植身上。道。他是洪鍾宇。黨當時捉去。治以重罪。由此朝日兩國。感情大傷。外患已是閭不容髮。那能還容得內亂嗎。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偏偏這年三月裏。朝鮮就出了內亂。叫做什麼東學黨。黨魁崔時亨。乃全羅道古阜縣人氏。粗於舊習。素惡維新。和那開化黨極端反對。水火莫容。這時因見侈語求新的金玉均。戮尸示衆。刻意守舊的洪鍾宇。越授顯職。國人個個快慰。個個悅服。知道全國上下的心理。大勢所趨。都還是偏在守舊一邊的多。趁此人心所嚮。事機可乘。便在

全羅道地方。揭竿創亂。自號緯大夫。有衆數千人。頭裹白布。手執黃旗。首先將縣官殺死。佔據城池。轉運使趙弼泳。一聲聞警。即便遁逃。因此亂民直入倉庫。劫掠糧餉。搜集軍械。掃數一空。且在各處張貼告示。號召徒黨。并立有規條四種。(一)弗殺人。弗傷物。(二)替天行道。濟世安民。(三)忠清討日。保國滅夷。(四)驅兵入京。盡滅權貴。請教那時這許多百姓。屢遭虐政。困苦不堪。都弄得室如懸磬。家如罄藏。一時咨嗟怨歎的聲浪。徧國皆是。再加憤恨日人。達於極點。正是人心思亂的時候。見了這幾條話頭。人人都中心坎一呼百應。爭相入夥。不數日。就聚集五六萬人。星火燎原。寇氛大熾。一路風馳雲捲。如入無人之境。陷全州。陷慶尚道。勢如破竹。銳不可當。在先韓廷聞警後。本已派遣招討使洪啟勳。前往征剿。並借了中國靖遠兵艦。帶蒼龍漢陽兩艇。裝載兵士。往忠清道進剿。無奈屢次交鋒。屢吃敗仗。非但不能克復一鄉一鎮。反節節退讓。節節失陷。至此賊勢日盛一日。愈見猖披。竟然得步進步。聲勢汹汹。直向漢陽城來了。警報接二連三的到來。風聲一日緊似一日。都城戒嚴。國王也着了急。知道這回亂事。很不小。處愈逼愈緊。漸漸要到了眼前來了。己如潰爛瘡癩。不可收拾。要望自己國內兵士。掃平這亂。恐怕無此能力。遂想到上兩回的禍亂。幸虧得中國兵力。代為平定。今番不如還向中國請兵援救。倒是正當辦法。急急把中國交涉員袁世凱。請進宮來。和他商議定當。馬上撥款一乞兵電文。拍發到華。清政府因為屬國求援。萬無坐視不救之理。俗語說得好。救兵如救火。刻不容緩。立着北洋大臣李鴻章。飛速派兵馳往赴援。那日李鴻章正在大閱海軍。一得朝命。隨即選撥精兵四千。分登海宴海定圖南拱北四艦。直往朝鮮靖亂。一面遵照天津條約。行文知照。

日本那想日本早已下了動員令。比你預備在先。一聲出發。齊上兵船。搶先赶到仁川。立刻捨舟登陸。飛也似的撲奔漢城。突然入內。他是以保護自己商民為言。大隊的人馬軍械。今日到些。明日來些。陸陸續續。不計其數。弄得都城裏外。無處沒有日兵。要曉得清兵是請來平亂的。他是安心要來搗亂的。所以一邊在那裏出力剿匪。收復名城。東學黨已退至海濱。漸要撲滅。一邊却在城內布置守具。在先不過把各要隘佔據住了。後來竟連警察也來了。梭巡街道。把守城門。往來的行人。都要一一搜檢。四城上並架起大炮。日夜防守。一切也不由你主人自主了。朝鮮上下見此情形。大家驚駭異常。國王更慌得沒有主意了。日本從前對付朝鮮。所用的法術。哄嚇詐騙。却還有些軟勁。今回怎麼竟改變宗旨。用那一派強硬手段呢。這是筋海中受了激刺。惡感太深所致。所謂蓄之久者發之暴也。不是一樁了。第一樁。還是甲申那年起的。為了開化黨失敗。日本沒有得志。反吃暗虧。今想乘機雪怨。第二樁。前回朝鮮王太妃薨逝。清日兩國一樣遣使弔唁。國王對着清使。非常恭敬。對着日使。不過爾爾。今想挾勢爭回面子。第三樁。金玉均久受日庇。竟被你國人刺死。還要戮尸。大削我日本的顏色。今想借兵洗耻。第四樁。日本這時正新立議院。羣情未洽。屢議屢散。他思想效法泰西。借外侮以化內亂。有這種原因。所以調集海陸各軍。齊向朝鮮進發。準備一聲決裂。即便開戰。中國這時已得着朝鮮緊急報告。李鴻章心想。朝亂還沒有既定。日兵倒又侵入了漢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能不派幾個大員前去。方能內外兼顧。便宜行事。一面遂奏派古北口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各統雄師繼進。叫他們或駐牙山。或屯仁川。以俾速平禍亂。并令嚴戒兩軍。毋許輕入漢城。

致起釁端。一面電飭表世凱令其據約與日力爭。另又電咨朝王。畧稱日本忽動大眾。事出意外。我朝今必約令日本。同時撤兵。日使日來有無陳請。大王總不得過聽。云云。一邊又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日本外務省直接交涉。請其撤兵。那料他恃強凌弱。非但不肯撤兵。反源源而來。有增無減。竟至無日沒有兵隊到朝。那時駐朝公使名大鳥圭介。倚仗兵威。尤其強橫。任你朝鮮行文詰問。中國據理力爭。他都不來睬你。也不提兵不兵的話。只反問朝王當日濟物浦訂的條約。認是不認。還是因係中國藩屬。取消這約。朝王弄得糊裏糊塗。摸不着頭腦。只得含糊回復。所訂條約。自然承認。萬無取消之理。日使正要得你承認兩個字。請教承認什麼。就是承認自己是獨立國。自己既承認獨立。就用不着他中國干預。大鳥氏隨即不問情理。出了種種難題。要挾了。要朝王謝絕稱藩。改稱自主。又要辭謝中國駐朝交涉委員。并助剿亂黨的軍隊。還要勒逼朝王馬上改革內政。說是歷次亂事。都是政治不良所致。敵國願代出力。整頓。并開了五條政綱。硬令一一照行。試想這些橫兇霸道。一相情愿的話頭。朝王可能夠應允嗎。見他來勢凶惡。咄咄逼人。却又不肯斬截回絕。左思右想。實在為難。他又催促得利害。今日一趨。明日一趨。來討回話。朝王逼得走頭無路。只得假裝親熱。涎皮笑臉道。貴使所提各節。真是關切敵國。得了不得。足見兩國邦交親善。纔能如此。想得周到。感激非輕。所有敵國內政。這回亂後。不消說得。自當振刷精神。大加改革。必能有以報命。至對於中國進行的主張。似乎總在雙方撤兵後。方可開談。所以還請貴使以撤兵為前提。這番說話。在朝王也算回得委婉。可聽。無如大鳥氏主意堅決。沒有一毫相商的餘地。當場爭論了幾句。走了。朝王一籌莫展。痴心

妄想。只想中國能把這事和平化解就好了。怎奈國裏壞鬼太多。第一個就是那大院君。上一回雖被搬動日兵。硬送上台。然而上得台去。沒有立住脚。就跌下來了。這回他眯昏了頭。看着又是個好機會。便代日使暗裏買通內線。這日出其不意。大鳥氏竟帶兵入宮。朝王嚇得目瞪口呆。己如甕中之鱉。釜底之魚。身命全在人掌握中。中國交涉員袁道。得此警信。知道事已決裂。不可挽回。一面飛電北京。一面率兵回國。大鳥氏也不來問你。外面用些門面話。先穩住了駐朝各國公使。裏面威逼朝王。承認那五條政綱。說不得仍把大院君攙上台來。做個傀儡。一則拿來遮遮旁人耳目。二則也可遂他心願。日使主意如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回 逞強權越俎謀新政 告祖廟當眾布條文

話說日使大鳥氏帶兵入宮之後。不由分說。先把國王乾攔起來。再把大院君安上個攝政名目。然後把從前一切政治成規。全行推翻。那些守舊黨人物。抹撒一個乾淨。簡直獨斷獨行。就像是他的天下了。那時開化黨勢。皺衰落。又有個什麼急進黨出現。都是一班青年學生。平日醉心歐化。洋氣冲天。好談個新學。專講個平等自由話頭。想要摹仿文明國制度。改行新政。也不止一天了。現在見日本來替他整頓國政。改造獨立自主新朝鮮。還有不踴躍歡迎。趨承恐後嗎。日使也正用得着他們。做那烘雲托月的架子。就拿重要職任。都派了急進黨。又用了許多日人。作為顧問官。真是另換脚色。重開鑼鼓。把國政分組了八部。內務外務軍務法務農務高務學務工務。又設立個議政府。統轄一切。還要開國會。立議院。制憲法。全照他日本現行式樣做來。倒也與會淋漓。十分熱鬧。就形式上看來。一個個摩拳擦掌。銳意維新。好似朝鮮從此

真箇大有轉機了。就是各國公使眼光注射。見着日本如此盡心出力。幫助朝鮮。整理各政。所有緊要重任。又都用朝鮮本國人才。並沒有絲毫攘權奪利的野心。實在厚愛隣邦。熱心可敬。那曉得內幕却大大的不然。早把朝鮮政權兵權。財政權。農商稅務權。用那神仙一把抓的手。段。那一件不被他和盤掇去。全歸入幾個日本顧問官掌握之中。就這一宗顧問官而論。朝鮮各機關。各衙署。各局所。裏裏外外。七七八八。併攏來計算。竟有五六十人之多。名為顧問。實握大權。試問這些急進黨新人物。既沒有真實學識。又沒有政治經驗。還不是仰他鼻息。聽他使喚。雖則這些顧問官。比較舊官僚。自然開通多了。不過這樣一個腐敗國。一時澈底澄清。另起爐竈。立時立刻要求速效。把那日本維新三十年的成績。按腔合拍做去。想在一兩月內。定要做得一樣。未免過於急躁些。所以今日下一條教。明日布一號令。甚至朝更夕改。出爾反爾。不要說國人噴有煩言。就是自己也弄得昏頭塌腦。茫無頭緒了。姑且不表。且說大院君在日兵初來的時候。很為高興。暗地裏也和他們夥在一起。鬼混鬼串。居然把攝政位分。又混到手了。開心得不亦樂乎。以為這回總能揚眉吐氣。恢復大權。那裏曉得徒有攝政的名目。沒有攝政的實際。一切事情。全不能由他作主。比到從前攝政時的威風。真有天淵之別。唉。聲歎氣。大為掃興。請教大院君是個利令志昏。反覆無常。極壞的壞坯子。想到替日本人幫忙。忙了一場空。不能得他什麼實在好處。倒不如仍舊傾向中國。還可以取悅求榮。況且聽說中日兩國。現在大動干戈。兩下已開了仗了。以理而論。中國是大國。糧餉充足。人馬衆多。還怕敵不過區區三島的日本嗎。不如趁早打點門路。通些情綢。為將來自己留個地步。纔是正理。於是趕緊動手。

寫了一封通款的密信。大概說日本人如何威逼國王。如何暴虐國民。如何飭辭欺騙各國使臣。現在舉國上下。如何盼望天兵。如何願為內應。寫得懇懇懇懇。委婉動聽。寫畢封好。交與一個心腹門客。叫他嚴密收藏。更換衣服。混出城去。逕往平壤清營投遞。那料中國不爭氣。左吃一敗仗。右吃一敗仗。節節敗。節節退。一直退回本國去了。問到清廷派來的兵呢。却也不少。那些統兵大將。葉志超。聶士成。豐陞。阿左寶。費衛。汝費。馬玉崑等。那個手下沒有四五千人。其餘還有幾枝大隊人馬。另有大員統率的。如宋慶。劉盛。依克塘。阿吳。大澂等。統算起來。陸軍兵力不為不厚。而且還有丁汝昌帶的全部海軍。那時北洋很有幾號鐵甲戰艦。若然能夠海陸齊心。互相策應。也還可以抵禦日師。無奈統兵將帥。盡是些臨敵畏葸。各不相顧。平壤這一仗。陸軍喪師辱國。大傷元氣。只有左寶貴一枝兵。孤軍禦敵。奮不顧身。鏖戰四晝夜。力竭殉師。餘均望風奔潰。一敗塗地。尤其可笑。是了汝昌的海軍。在鴨綠江外大東溝海面這一仗。簡直片甲不回。全軍覆沒。把中國幾十年所練的海軍。一起送得乾乾淨淨。還有什麼話講。這些全是中國的事。也不必說他了。再說大院君自遺心腹送信去後。心中忐忑不寧。好像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急於盼望回信。不想一混多日。不但清營沒有回覆。連去的人。也杳無踪跡。時時抓耳搔頭。非常焦躁。再聽聽外面風聲。清兵大敗仗。朝鮮境內。已無中國人影踪。現在日兵勢如破竹。直進滿洲。漸漸要打到遼陽了。他聽着這話。有如一瓢冷水。從頭頂一直澆到腳跟。再一轉念。想中國兵力。就是再不中用些。也不至於敗得這般容易。此話恐怕不確。後來又細細察聽。這個來說。那個來講。個個都是一樣聲浪。千真萬確。再看那些日本人舉動。一個個色舞眉

飛。臉上都現出一種得意形狀。纔信中國真個大勢已去。完全失望。少不得還是敷衍日本罷。不要再三心兩意了。但話雖如此。那送信的人。怎麼沒有見着回來呢。不要在路出了什麼又子。這是大大的一個干係。疑心生暗鬼。越想越害怕起來。偏偏這個當口。又聽得外面紛傳。說是日人拿住了好些奸細。有的是中國人。也有的是朝鮮人。一齊解到日使館來審訊了。大院君這一驚。非同小可。真似青天一個焦電。嚇得魂不附體。頓時面色大變。心口突突跳個不止。心想事情做壞。懊悔不及。倘然奸細之中。有我門客在內。搜出書信。如何是好。却又不便前去打聽。左思右想。總歸不妙。倒不如我自己早些見機而作罷。果然次日假裝抱病。宣告辭職。立刻移居出外。謝絕一切。日使大鳥氏見他心虛自退。便也不來追究其事了。不過清兵一失敗。朝鮮國完全脫離了關係。日人在朝的氣燄。雖長增高。一天大似一天。日本人無論有事沒事。都向朝鮮投奔。想趁這勢內。攫奪些外快。到得朝鮮。一味恃勢欺人。暗無天日。看待朝鮮人。直如奴僕一般。不講情理。朝鮮人。一個個痛心疾首。都敢怒而不敢言。已經是不成事體了。那大鳥氏還要授意願問官。主張改革風俗。禁止民間。不准用長桿煙袋。不准在路吸煙。又禁全國一體。不准穿寬袍大袖的衣服。所需衣料。必要購自東洋。倘有不遵。立即論罪。弄得舉國張皇。怨聲載道。請教這宗不順民情的政令。究竟能夠有益國家麼。所以鬧了幾個月新政。還不是徒有其名。毫無實效罷了。那時朝鮮這邊的情形。日政府也得着些風聲。曉得大鳥氏在朝辦理不甚得法。其餘日人在那居留地。一切暴戾恣睢的情事。又日有所聞。照此做去。不但日朝兩國的感情。日惡一日。恐怕各國還要動公憤前來詰責。不如趁早調他回來。另換一人去罷。

便選擇了一位大政治家井上馨。前往接辦公使職務。井上氏蒞任後。把在先各事。澈底調查。又把眼前現狀。暗地訪察。見得種種行為。實屬不成事體。一面詳細報告政府。一面剔除弊竇。大加整頓。那日僑纔稍知斂跡。不敢張牙舞爪。井上氏此來。本專為政治問題。遂率朝鮮現行各新政。切實研究一番。都是些浮光掠影。毫沒一些振作精神。實事求是的樣子。一天入宮謁見朝王。說道。敵國政府。為了貴國。不惜犧牲鐵血生命。和中國爭持獨立自主。並且幫助貴國改革內政。無非為尊重邦交起見。並無自私自利的思想。貴國自己也當有獨立的真相表示。纔不負敵國一片熱心。朝王聲聲應諾。連稱貴公使所說極是。我斷無不遵辦的。定要擇日舉行告廟典禮。正式宣布。以副雅愛等語。過了兩天。果然遵着井上氏意旨。做了一篇誓廟文。並洪範十四條。在那年十二月長至節。率領文武各員。親往祖廟謁奠祭告。當衆讀文曰。惟開國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朝鮮嗣王熙。敢昭告於皇祖列聖之靈曰。惟朕小子。粵自冲年。嗣守我祖宗丕丕基。迄今三十有一載。惟敬畏於天。亦惟我祖宗時式。時依。屢遭多難。不荒瑩殿緒。朕小子具敢曰。克享天心。豈由我祖宗眷顧。惟我祖肇造我王家。佑啓我後人。歷有五百三年。逮臣之世。時運丕變。人文開暢。友邦謀忠。廷議協同。惟自主獨立。迺厥鞏固我國家。朕小子曷敢不奉若天時。以保我祖宗遺業。曷敢不奮發淬勵。以增光我前人烈。繼自今。毋他邦是恃。恢國步于隆昌。造生民之福祉。以鞏固自主獨立之基。念厥道。毋泥于舊。毋徇于嬉。愚迪我祖宗宏謨。監察宇內形勢。釐革內政。矯厥積弊。朕小子茲以洪範十四條。誓告我祖宗在天之靈。仰藉祖宗之遺烈。克底于績。岡或敢違。惟明靈降鑒。

祝文讀畢。又宣布那十四條洪範。

一。割斷附依清國慮念。確建自主獨立基礎。一。制定王室典範。以昭大位繼承。暨宗戚分義。一大君主御正殿視事。政務親詢各大臣裁決。后嬪宗戚不容干預。一。王室事務與國政事務。須即分離。毋相混合。一。議政府及各衙門職務權限。明行制定。一。人民出稅。總由法令定率。不可妄加名目。濫行徵收。一。租稅課徵及經費支出。總由度支衙門管轄。一。王室費用。率先減節。以為各衙門及地方官模範。一。王室費用及各官吏費用。預定一年額算。確立財政基礎。一。地方官制。亟行改定。以限制地方官吏職權。一。國中聽俊子弟。廣行派遣。以傳習外國學術技藝。一。教育將官。本徵兵法。確定軍制基礎。一。民訟刑法。嚴明制定。不可濫行嚴禁懲罰。以保全人民生命及財產。一。用人不拘門第。求士徧及朝野。以廣人材登庸。

照這誓文條文看來。倘然能夠句句照行。句句做到。朝鮮未始沒有些希望。怎奈說得天花亂墜。終究紙上空談。還不是泄泄沓沓。自己騙騙自己罷了。井上氏也不來管你。他的目的。只在洪範第一條這兩句話上。其餘條文。你能實行也罷。不能實行也罷。他並不是真心想望朝鮮勵精圖治。發奮自雄。只想日本在朝鮮伸張權力。是真的。他趁朝王誓廟之後。便乘機保薦了一個亡人。此人却很有些名望。又是個王親國戚。住在東京。已有十二年了。本不是個無名之輩。朝王見是日使保的。那敢怠慢。立刻電召回國。就把第一席總理大臣的位置。給授此人。究竟此人是誰。且待下回交代。

第十一回

朝鮮主痴心夢皇帝

坤寧宮慘變弒君妃

話說井上氏保薦的人不是別個。就是前王的駙馬樸容漢。他因為大院君第一次搗亂辰光。影響所及。牽連在內。受了嫌疑。逃往日本。一向伏處東京。雖也是個朝鮮亡命運臣。然與開化黨行徑極端相反。他却研究科學。留心政治。是個不忘祖國的人。平常和井上氏談談治術。很為投契。所以趁此機會。在朝王面前竭力保舉。居然得着總理大臣的職務。這真是樸容漢夢想不到的。這也不在話下。再說朝鮮這時完全脫離了中國。君臣上下。一個個歡欣鼓舞。如醉如狂。自以為國運已轉。從此可以出頭露面。在地球上豈一獨立旗幟。又想到東亞方面。中俄日本等國。盡是位尊九五。帝制自雄。我朝鮮同在一一個地位。若然仍行王制。怎能和他們並駕齊驅呢。朝王心裏便有些妄自尊大。不耐煩起來了。那時就有一般迎合上意的官僚。趁勢搶先發起。做了一篇喬皇典麗的表章。聯名具奏。勸王應天順時。改用帝制。一時哄傳開去。大眾心理。以為朝鮮自從開國以來。一向臣服稱藩。沒有出過風頭。難得今番隣邦贊助。有這千載一時的機會。還有個不贊成的嗎。於是舉國如狂。一個個爭趨獻媚。錦上添花。那些什麼勸進表。請願書。左一起。右一起。好像雪片似的來了。朝王看了。笑逐顏開。十分得意。便進宮和閔妃商量。閔妃道。這是國人公意。又是吾王福德所感。真是極盛的盛事。那能不順從民意呢。不過日使方面。先要試探口氣。免得臨時作梗。朝王點頭稱是。次日便命大臣到日使館。商取進止。井上馨心想。這宗虛文禮節的假好看。與他日本權利上毫無闕碍。落得做個人情。不來阻擋。所以照他來意。滿口贊成。朝王得着回話。就放心拓膽。改行帝制。稱自己為皇帝。稱閔妃為皇后。頒發詔書。改元大赦。一面登極受賀。滿朝文武百官。盡加一級賞賜。有差。這時真有太平天子。

朝元日的景象。聞文也不用說他了。如今且說王妃閔氏。素來才畧冠時。心機靈敏。是個極有幹辦的人。他見這時候國勢。雖已升做獨立國。皇帝雖也做成功了。但是政不由己。一切兵刑錢穀賦稅。出入實際上的操縱。全被日本顧問官看得緊緊的。各部院那些首領大位。自命崇尚新法。又都是一鼻孔出氣。附和日本。朝王權利盡失。無異尸位。閔妃看着國王這樣的受用。又想想母族這樣的失勢。心裏氣憤交加。恨不得立刻把新黨盡行逐去。換他閔氏的一般舊吏纔好。這班朝臣內。他第一個眼中釘。就是總理大臣樸容漢。因為他是逃亡的黨人。又是日人提拔出來。得佔重要位置。名雖國戚。終究受過日本好處。必然說一不二。傾向日本。有他在朝。斷難發展自己的勢力。遂不時在國王面前。言三語四。搬弄是非。說他怎樣一個不忠。怎樣一個靠不住。分明替日本來做奸細。真是個大大的賣國賊。國王似聽非聽。半信半疑。却碍着日使面子。那裏敢動他。一動。剛剛事有湊巧。那時正是前清光緒廿一年閏五月當口。日使井上馨忽然告辭回國。閔妃暗暗歡喜。便不由分說。隔了幾天。借些事故。發出一道命令。議政府總理大臣樸容漢。着即解職。另簡金宏集繼任。這道命令一下。朝野很為詫異。咳。這也是朝鮮氣數為之。好好一個樸容漢。雖說是借日人勢頭。得這高官厚祿。然而他却很知愛國。很顧大局。是個穩建派分子。一切用人行政。都還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全沒有一些日本臭味。和日本人感情。向來極其冷淡。不過面子上。虛與委蛇罷了。閔妃偏要栽他是賣國賊。真有冤沒處訴了。不料去了樸氏。用了金宏集。那纔真是賣國的領袖了。此是後話。姑且慢表。再說日使既行。樸氏又去。閔妃積極進行。勢力大振。凡親日派的官員。俱大受影響。在這一兩月裏面。辭的辭。

撤的撒刺的已經沒有幾個了。日本政府也得着了消息。深怕朝鮮國事。又要弄糟了。趕即派了一員大將三浦梧樓子爵。為駐朝公使。以便坐鎮從容。那曉得三浦氏是個鹵莽武夫。到得朝鮮。一看情形。非常忿激。再加那些親日派。你也來訴冤。他也來訴苦。觸耳鑽心。便有些隱躍欲動的意思。從此三五五鬼鬼祟祟。不時的秘密運動。不知運動些什麼事情。但只見他們常往大院君所住的地方。也不知為了何事。單講大院君那時已有七十多歲。退居在孔德里。離城約有七八里路。他和閔妃本視如仇敵。勢不兩立。自從三浦氏就職後。這幾個月來。不知怎樣他又活動起來。這也不去問他。轉瞬間到了八月中秋。該應要起風潮。就有那動機來迎合了。先時日本上年因為整理朝政。代練了兩營新兵。閔妃很不為然。恐防被日人利用。常想伺隙遣散。以孤新黨勢力。恰巧十九這一天。新兵忽然和巡警大起衝突。閔妃便施展手腕。不問曲直。歸罪新兵。勒令即日繳械歸農。一律退伍。統領官也褫革免職。命令一下。譁然大變。新黨各官。本來和這些兵隊聲氣相通。就此當晚約會日人。馬上舉事。暗地布置。令新兵一營在城接應。一營潛往孔德里。奉迎大院君。那時正值半夜。千門萬戶。沈寂無聲。人不知。鬼不覺。月明如畫中。大院君策馬當先。率領一隊新兵。人銜枝。馬摘鈴。悄悄直奔南門。來到城下。却寂無一人。勒馬四望。不見有人接應。心中大為疑駭。正在這當先。遙見西南角上。一騎飛來。一見大院君。便低聲說道。各兵誤會將令。都在西門等候。大院君無暇致詰。掉轉馬頭。指揮手下。折向西門進發。但見城門大開。各兵士肩槍竇彈。聚集在城垣左右。大院君馬鞭一指。一齊簇擁着。波翻浪湧。飛奔王宮而去。沿途還有無數日人加入。混在裏面。一到光化門。一聲號令。明火開槍。

守門軍士正在酣眠。忽聽槍聲人聲。都從睡夢中驚起。勉強持槍出禦。七慌八亂。那裏還有準頭。放了三四十響。藥彈四射。全未命中。內中只有一個禁軍隊長。奮不顧身。拚命抵禦。然而軍士多不濟事。專靠隊長。也沒用處。倒被敵人一彈飛來。正中要害。受傷仆地。早有幾個日人趕上。舉刀亂砍而死。餘人見隊長已死。一個個四散奔逃。先化門就此攻破。一擁而入。爭趨大化宮。那時也不由大院君作主。奪門直犯節節進攻。大院君只得逕自往坤寧宮。和國王晤面。父子密談去了。其時這些暴徒。到處橫冲直撞。毀門破壁。一直闖到王妃閔氏寢宮。那些宮娥妃嬪。有力阻的。有哭罵的。有披髮亂竄的。却被殺死不少。閔妃也遭慘斃。但事後沒有見着屍身。也沒曉得兇手是誰。那時紛紛擾擾。已到了次日天明六句鐘。日使三浦氏帶了守備兵進宮。假意說是來護衛王宮。鎮壓亂事。八鐘時俄美各國公使聞變。知道日使在宮。也便趕來。請見國王。初時內官傳述王言。謝而不見。俄使忿然作色道。王許日使進宮。何獨不許我等。這纔勉強召入。等到各公使進宮。大事都已停當。什麼國王廢妃的諭旨。誥誡百官的教令。還有什麼國太公的曉示。獨立議所的文告。宣布的宣布。張貼的張貼。那各朝臣得着警信。也都齊集朝堂。探聽消息。除了親日派一黨的人。其餘如在鼓中。還沒知道禍因所在。及見國王那諭旨上寫道。

朕臨御三十二年。治化未能內洽。正宮閔氏。每引親黨。蔽朕之聰明。剝人民。紊朝政。賣官鬻爵。種種貪虐。地方盜賊。因之四起。宗社瀕危。朕甚惡焉。惟因朕之不明。知之而不罰。雖然。亦願忘其黨與。前曾思所以遏抑之。去年十二月。告于宗廟。后嬪宗戚。不許干涉國政。誓告後。深冀閔

氏之悔悟。詎閔氏舊惡不悛。仍密引羣小輩。離朕之同姓。阻止國務大臣之進見。今又矯旨解散軍隊。激起事變。離朕以避其身。復蹈壬午之故轍。是于正宮之壽德不稱。其罪惡貫盈。不得已。微朕家故事。將閔氏廢為庶人。

另有一道教令寫的是。今後凡百政令。皆先由內閣大臣議定。請朕裁可。然後施行。所有內閣臣僚。當依宮內府所定之官制。各自恪守。不得越違。云云。

各官看着面面相覷。不發一言。一齊無精打采的散了。那時漢陽百姓。哄動全城。街頭巷口。偏貼了國太公及獨立議所兩種新式告示。一道寫道（近日羣小壅蔽聰明。斥賢用奸。維新之大業。將中道而廢。五百年之宗社。一旦而危。余生於宗親之家。不忍坐視。故今欲入闕。輔翼大君主。逐斥羣邪。成就維新之大業。扶持五百年之宗社。以安爾等百姓。爾等若不辨而有沮我者。則有大罪矣。後悔無及。開國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國太公示。）又一道是獨立議所出的。畧謂（目下國勢岌岌。人心渙散。羣小滿宮。舊梁傾俗。朝綱日紊。王章日壞。宗社之危急。迫在旦夕。生靈之困難。方陷塗炭。故上奉國太公。整理軍國機務。除羣小而祛舊梁。保安宗社。以慰生靈。此舉別無他意。凡爾眾民。各安其業。勿驚動騷擾。可也。特此揭示知之。）大家見國事鬧出如此奇文。不成體統。相與咨嗟大息。有幾個愛國的。竟至涕下沾襟。但是閔妃廢難廢了。宮中搗尋不見。究竟人往那裏去了呢。這個大問題。不要說本國人民要追根。就連外交界也很注意。那時外面流言紛起。有的說閔妃逃出宮外。有的說已被亂黨謀害。眾口譁然。不一其說。各國公使進

問三浦氏。三浦氏還支吾掩飾。也說王妃不知下落。却不道俗語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到了次日。經各方面澈底調查。自有人把內幕揭穿。盡情披露。先是三浦氏和大院君。以及一般親日黨。商定了八月廿二日寅時起事。後因物議漸騰。只得趁解散新兵的當兒。提早兩日動手。其時攻入王宮。就有好些日兵。和日本浪人在內。他們一到裏面。直闖妃寢。殺死宮眷三人。單單不見王妃。到處大搜特搜。後由大院君到來辨認。纔知三人當中。已有閔妃在內。那些浪人就找了一個大麻布袋。把妃屍裝入裏面。拖往後苑。當地架了些乾柴。堆了些棉絮。灌足火油。四處點燃。一時三刻。燒得烟銷影滅。餘灰傾入池中。不留形跡。試想可憐不可憐呢。朝人得着這消息。知道弒妃一事。出自日人。個個都氣忿不平。恨如切骨。齊說道國仇不報。誓不為人。便有人做了討日檄文。各地散布。一時人心洶湧。怒不可遏。歐美駐朝各使。眼見朝事這樣大亂。也曉得是日君主謀。大家開會密議。都說這回稱兵犯關。縱弒妃。雖說是大院君發難。然而大院君全是為日人做傀儡。實由日使授意。我們既做了他國內使臣。那能容得如此。此便連名行文朝政府。反對大院君。並且提出要求條件。(一)弒害王妃兇徒。須嚴拿究辦。處以極刑。(二)須表明此次改朝政。上帝號。並非出自國王本意。(三)亂後追廢閔妃。究出何人意旨。亦須切實宣告。俄公使更單獨致書。嚴詞切責。畧謂大院君屢犯嫌疑。年老糊塗。不應僭理國事。如日內不即歸政於王。當續以哀的邁敦書來。調集大隊兵艦。以成書中之志。大約九月初旬。必能會合於濟物浦云云。那時各國報紙。都紛紛議論此事。歸罪日本。就連日本報紙。日本議院也掩飾不來了。只好責備伊藤首相。知人不明。任用這無知妄作的三浦氏。大辱國

體日政府討了沒趣。大為掃興。只得把駐朝的一般官員。大大小小。一概撤回。止把三浦氏革去子爵。降為庶民。其餘的懲戒了幾個。就算搪塞過去了。另外派了小村壽太郎。為駐朝代理公使。又派了個檢事正安藤謙介。同來嚴行查察。在朝日僑。并禁止國內不准再有往朝的人。色這樣一來。日人的跋扈。自然好得多了。但那些附和日本的逆黨。還是盤踞在朝。把持國柄。國王和世子。住在宮裏。起居飲食。都不自由。好像囚犯一般。自己一些不能作主。左右侍從。除了一個年邁龍鍾的戴將軍。終日陪伴着他。其餘舊人。驅除淨盡。再把原有的侍衛隊。一概撤去。就拏這些要解散未解散的新兵充補。把守宮禁。十分嚴密。那時却有個李範晉。本是農工商部大臣。向為閔妃所信任。在變亂時。逃入了俄使館內。時常想要代妃報仇。第一個主意。急於先把國王救出宮來。然後掃除逆黨。暗地裏便邀約了閔氏一黨。密謀起義。其時已在十月中旬。這一夜更深人靜。率領了舊衛隊三百人。直撲王宮。那知逆黨先有所聞。宮中已有準備。外兵甫入。槍砲怒發。被眾我寡。勢大不支。倡義諸人。完全失敗。先後被擒的。不在少數。從此這班逆黨。自然格外的得志了。防範國王。也格外的加嚴了。可憐國王在宮。如坐針氈。朝不保暮。一天一天苦挨過去。挨到那年年底邊。忽有人密書上變。說新黨議定。在除夕夜半。圖謀篡殺國王。一見大驚失色。心想。只有潛幸俄使館。纔可借助聲威。捕誅逆賊。暗地先和俄使密約好了。遂於廿九日辰初。出其不意。同着世子。坐了一輛繡幔花車。裝作宮眷模樣。由禁內皇然直出。那宮門上。閔尹軍警等。雖然稽查很嚴。但見這花車。還當是妃嬪郡主。常常出入慣的。並不留意。任他揚長而去。到得俄使館門外。俄使早已薰除密室。迎王入內。朝王到得裏面。立下緊

急命令。容呂素來信親諸臣。首先第一個到的是樸宗揚。馬上命擬各項教令。什麼諭勸兵士的。搜捕逆黨的。追復閔妃位號。發喪改葬的。還有什麼罪己詔書。以及蠲租赦罪。一道一道。頒發出去。那時朝內各大臣。正齊集國務院會議國政。冷不防得着國王出走的信。個個嚇得魂飛天外。面如白紙。接手搜捕他們的命令也來了。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倉猝之間。正想逃遁。那知軍警已四布。好像甕中捉鷺一般。個個就擒。隨即一道令下。把總理大臣金宏集。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二人斬首示衆。其餘各官。一概褫革。另命金炳之為總理大臣。樸宗揚。李完用。李允用。趙丙。稷尹。用求為各部大臣。自從八月到此。朝事反反覆覆。鬧得昏天黑地。日色無光。國王一口怨氣。這時纔算出了。欲知此後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結會圖君大賈持賣

倡言併國不亡而亡

且說朝王打從進了俄使館。發號施令。清除黨惡。居然氣象一新。日使猝不及防。迫於大局。也無可如何。論理朝王這時閔黨日黨的挾制。完全消滅。所用各大臣。也都是平日親信的人。手書召了來的。從此一切政令。可以自由自主了。不料去了金宏集等一班倚勢欺君的逆黨。却又來了金炳之。樸宗揚等一班專權操利的小人。減輕了些日人的壓制。却又伸張了俄人的勢力。所以不到一兩個月。朝王仍然拘拘束束。一事做不得主。任聽金炳之等作威作福。獨斷獨行。昏悶悶。黑沈沈的政局。還不是和在先一樣。總之國運要到完快了。萬萬沒有好人出的。不是生成那亡國奴的性質。就是專做那賣國賊的勾當。不論在朝在野。離不出這兩種人物。這時外面地方上人心。便日見浮動。到處集會結社。民氣囂張。什麼社會黨。自由黨。彼此大張。

旗鼓。各樹一幟。宗旨却還純正。因此大眾紛紛入黨。聲勢頗盛。最可笑的還有一個販夫黨。起初本是些下等人。色發起組成的。他和社會自由兩黨。極端相反。後來竟有好些腐敗官僚。高等游民。加入黨內。替他們聯絡官場。廣通聲氣。範圍就漸漸擴張了。儼然和兩黨樹敵對峙。兩邊黨派不同。勢如冰炭。你妬忌我。我妬忌你。不時要起衝突。竟有時為了權利爭執。話不投機。一聲決裂。大動干戈。兩下尋仇互鬪。連軍警都彈壓不住。國王本形同木偶。既沒有解散他們的威力。又判斷不出他們誰是誰非。只有派員雙方和解。然而他們爭鬪的暗潮。總沒有一刻平靜。真鬧得國不成國了。論到這樣政局。這樣民情。朝鮮是早該亡國了。怎麼弒妃囚王以後。日本不趁勢順流而下。還讓他苟延殘喘了十幾年呢。內中却有個大大的原因。就是碍着俄國的干涉。古人云。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真是一點不錯。日本費了千方百計。把朝鮮脫離了中國。誘運了自己勢力圍內。好比肉己上砧魚。己入釜。可以到嘴獨享了。那知俄國也在那裏饒涎欲滴。想要染指分肥。所以駐朝俄使。暗地裏早已用盡手段。裏外運動。處處籠絡人心。收買黨員。居然能把日本人牢牢握住的政權。硬行奪了過去。俄國又是個著名強國。日本先存着三分懼意。畏首畏尾。倒反敢怒而不敢言了。然而受了這打擊。心不得甘的。慢慢的便和俄國開談討論這朝鮮問題。三番兩次。磋商締約。協定俄日兩國合意援助朝鮮一切政事。於是俄日在朝勢力。暫歸平等。直到那年俄國租借中國旅順大連灣的當兒。改變方針。一意注重在滿州方面。遂和日本重訂協約。把在朝鮮所佔的優勢。讓歸日本日人在朝勢力。這纔又慢慢活動起來。到了光緒三十年日俄大戰爭時候。沒有開戰之前。駐朝日使林權助。先和朝鮮

總理大臣李址鎔訂了一個日韓國防同盟的協約。內容六條。逼着朝王簽字承認。這是制伏朝鮮不好再和俄國聯絡的用意。心思手腕。真要算靈敏不過了。偏偏俄國又外強中乾。開仗以後。反被日本佔了勝利。後經美國調停。兩下在波子瑪斯地方訂立和約。約內第二條。便是（露西亞帝國政府承認日本國於朝國有政事上及經濟上卓絕之利益。日本帝國於韓國認為必要時得實行其指導保護及監理之指置。露西亞帝國不阻礙干涉之。這條約一宣布。分明朝鮮是日本的保護國了。以後非但俄國不能干涉。就連世界各國也沒人來過問了。朝鮮的命運也就一日快似一日了。日本的既達對付朝鮮的新計畫。便積極進行。就在這年十月裏。派了伊藤博文為大使。和朝鮮外務大臣重結日韓新約。規定改革朝鮮一切內政外交。都要由日本監督指導。並由日本在京城設立統監一員。再在仁川釜山元山鎮南浦木浦馬山。以及其餘各要地。都要設理事廳。硬叫朝鮮君臣一一應允。事前還要你嚴守秘密。不准傳揚開去。恐怕國人來生阻力。可憐朝鮮君臣。明曉得名為改革。其實就是干預。眼睜睜一個三韓新帝國。受人要挾箝制。怎樣能甘心。而你磋磨求懇。他却一口咬定。沒有商量餘地。竟被伊藤氏帶哄帶騙。帶威嚇。鬧了一兩個月。畢竟硬勒蓋印。不問你情愿不情愿。算是大家點認。他便帶了新約。匆匆回國去了。這裏除了國務院幾個大臣外。其餘在朝在野。雖然知道和日本新訂一約。究竟內容如何。都不明白。到得次年二月。日本就任命伊藤為朝鮮統監。前來赴任。那時國人纔恍然這回條約。國王全權盡行斷送。不單是拋棄權利。喪失國體。簡直是精神上存亡的問題。一般愛國志士。個個痛心疾首。奔走呼號。鼓吹的鼓吹。演說的演說。警告同胞。

的傳單。布滿了十三道地方。於是全國羣起反對。一時京城內外。平安威鏡等道。排日排日的聲浪。隨處都有。那時除掉一個舊有的一進會。新發起的黨會很多。有一心會。保安會。興國協會。獨立協會。救國同心會。都是一致主張。反抗新約。那伊藤已大權在握。還怕你什麼風潮。立刻發電調了日本軍事警察到來。電厲風行。把眼前一切黨會。概行驅逐解散。內中稍有名望的人物。一齊拘拿囚禁。不准民間再有集衆演說等事。單單只留了一個一進會。任他自由。不去干涉。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一進會的首領宋秉峻。在前也是個亡命黨人。在日本住了十幾年。上年仗着日人保護回國。便心心一意想做外國忠臣。想來想去。想出一個主張。聚集了許多同志。組織這個一進會。實行扶助日人的政策。凡是日人在朝想做的事。不用你做。他一進早代你做了。想說的話。不用你說。他一進會早代你說了。分明是日人的開路先鋒。是朝鮮的亡國機關。這也是朝鮮命該如此。纔有這宗自賣其國的奴隸。姑且不說。再說伊藤氏就職統監後。實行監督主義。先把總理大臣。掉換了李完用。兩下賈絡。一氣聲息相通。朝王這邊一舉一動。都有日人在旁伺察。一切進退官吏。出入政令。全歸統監做主。朝王竟同贅瘤一般。苦不盡言。挨到光緒三十三年秋間。歐洲海牙地方。正開萬國和平會。各國都派員參預。其列朝王暗地裏也派人到會。申訴苦情。請求公斷。那裏曉得世界只有強權。沒有公理。什麼叫做萬國公法。都是假的。到了自己沒有實力。想要旁人抑強扶弱。仗義執言的事情。外交史上。不會有的。所以派去的人。簡直撞了一鼻子灰。毫無效果。倒反惹了日人仇恨。嚴詞詰責。勢綏洶洶。示威恐嚇。逼得朝王無可如何。只得讓位把太子。纔算干休。從此以後。朝鮮已算無形的滅亡。

了。雖然表面看來。却還另立個新君名號。但不過虛有其名罷了。其實行政權概在伊藤掌握。朝內各事有個李完用領袖各官。希意承旨。朝外各事有個一進會揚厲鋪張。竭力贊助。伊藤對於朝鮮的作用。辦得這樣千穩萬妥。也可以算大功垂成了。他若能夠拱手安居。長享其成。豈不是逍遙自在嗎。然而天理難容。他在前清宣統新立的富克看得滿清兩宮賓天。國運不久。又想在滿蒙一帶擴張勢力。便借遊歷名頭。想來哈爾賓和俄國會商機密。不料剛到哈爾濱車站。下得車來。還沒有立定脚。只聽拍拍拍一連幾響。當時一命嗚呼。這是伊藤萬想不到的一個下場。但這暗殺兇手。究竟是誰。能在這喧鬧熱鬧場中。軍警森嚴。護衛週密。把這樣的重要大人物。制於死命。可算得大英雄大俠客了。這宗人還怕不為高舉遠引。脫身免禍嗎。那就未免小覷他了。要曉得這兇手不是別人。是朝鮮一個赫赫有名的大志士。名叫安重根。他為祖國報仇。為前王洩恨。目的既達。志願已遂。故而並不逃走。還在旁邊拍手歡顏高呼萬歲。當被日本軍士一擁上前。捉拿去了。日本國內。得着這個惡耗。輿論大譁。有說的伊藤政策。操之過急。未免結怨朝人。致有此變。有的說朝鮮幸有我國扶助。不至為俄侵吞。何反不知好歹。思將仇報。你言我語。議論紛紛。這時日皇一面任命陸軍大臣寺內正毅為統監。一面密籌處置朝鮮的長策。積極進行。可憐朝鮮舉國上下。如在鼓中。不聞不見。那時只有一個一進會黨首冢乘峻。很忙碌得利害。時而東京。時而漢城。來來往往。川流不息。不知道忙些什麼事。隔不上幾天。忽有朝鮮各界三十萬人聯名的請願書。向朝王和統監兩處投遞。要求日朝合併。想不到這樣一個驚天動地大問題。居然就由朝鮮人自己發起。肯把數千年列祖列宗傳下來

的寶貴國產。送給別人還不用他先來開口。這是從古以來壞了地球。找不出這樣第二個賣國蠹賊來。唉。宋衷峻李完用這班人。究竟有無心肝。真是狗彘不如了。那時全國十三道都有一進會的支會。一時風聲傳播。四方應響。要求合併的意見書。一處處盡跟着來了。寺內統監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鎮靜。似乎事關重大。不便贊成的樣子。和李完用左斟右酌。很研究了好幾次。其實李完用早受運動。暗地裏已接洽定當。那合併條約。日政府早經預備現成。是由寺內帶了來的。更不用李完用費心。不過眼前假裝場面。算是雙方締結。其餘政府中人。畏日本人威勢。没人敢倡異議。一律認可。那一般靠日人吃飯的官員。更不用說了。等到完全定局。纔奏知朝王。朝王也拘強不來。只有含悲帶淚。忍氣吞聲罷了。就在前清宣統二年八月內。把這合併條約。竟公然公布實行。日本冊封的使臣。也便到了。改封朝鮮帝李坻為昌德宮李王。太上皇李熙為德壽宮李王。廢統監改設總督。廢韓國國號。仍叫朝鮮。從此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盡歸日本管理。二千多年一個古國。就算完結。雖看那合併條約。似還把朝鮮兩字存在。沒有像對待琉球國的手段。竟然改做日本郡縣。尚算亡而未亡。因那條約上寫的是。

(第一條) 韓國皇帝陛下。將關於韓國全部一切之統治權。完全永久讓與日本國皇帝陛下。(第二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受諾各條所揭之讓與。且承諾將韓國全然併合於日本帝國。(第三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對於韓國皇帝陛下。太皇帝陛下。並其後妃及其後裔。各各應於其地位。而享有相當之尊稱威嚴及名譽。且供給以充分保持之歲費。(第四條) 日本皇帝陛下。對於前條以外之韓國皇族及其後裔。使各各享有相當之名譽及

待遇且供給以維持之必要之資金(第五條)日本國皇帝陛下對於有勲功之韓人。認為宜特別表彰者。授以榮爵。且給以恩金(第六條)日本國政府。因前記併合之結果。全然擔荷韓國之施政。及韓人遵守該地所施行法規者。其身體及財產。充分保護之。且圖增進其福利(第七條)日本國政府。對於韓人之誠意忠實。以尊重新制度。而有相當之資格者。在事情所得許之界限內。可登庸之。使為在韓國內之帝國官吏(第八條)本條約經日本皇帝陛下。及韓國皇帝陛下之裁可。自公布之日施行之。

照這樣條約上看來。朝鮮國王及皇族。還有虛榮。還有優待。朝鮮人民。也還有充分保護一層。增進福利一層。不是絕無希望的。然而合併兩字。不過亡國的代名詞。假好聽罷了。這張條約。也不過騙騙人。寬慰寬慰大家罷了。那裏真還有幸福。與你亡國人民享受麼。那裏再能死灰復燃。讓你亡國人民翻身麼。唉。諸君。諸君。朝鮮亡國。已成事實。以上這許多情節。却不是在下。憑空捏造出來的。都是實實在在。從那朝鮮志士這冊亡國紀事本末內。依樣葫蘆。就事演說。諸君聽過上面第三回的書。也該記得。但是他這紀事本末。却紀到亡國為止。在下的演說。演到這裏。自然也應該收束了。總之朝鮮亡國。統那前後事實看來。一句包括。全送在賣國賊手裏。這個為了權利搗亂一起。那個倚了外勢。搗亂一起。社鼠城狐。結黨搆禍。一班賣國賊。過去一班賣國賊。又來了。三番五次。已被他們攪得國不成國了。及至收補結果的。這幾個賣國賊。更簡直明目張膽。還立下一張賣國憑據。輕輕巧巧。把十三道四十一郡縣與地。當作禮物。奉送與人。到底自己有什麼好處呢。然而賣國賊。要有好結果。天理也不能容的。朝鮮以前那些

賣國賊末路。姑且不說。只說李完用宋秉峻一般人。什麼締結保護條約。什麼逼王讓位。什麼運動合併。無一不是他們裏應外合。勾串成功。在日本方面。這個功勞。可就不在小處。事後應該怎樣的酬勳。怎樣的重用。一定不會小的。那曉得日本人心思毒手。殺辣。等到實行合併之後。不說你賣國有功。也當你亡國奴看待了。李完用總理位置。就此消滅。回家吃碗閒飯。宋秉峻似睬不睬。非但討不着一個好字。并且雷厲風行。勒令把一進會立時解散。真叫啞子吃黃連。說说不出的苦。可憐他們在先。也不過貪圖些小利。受了日人哄騙。親善親善的聲浪。深入腦筋。便千思萬想。幫他進行一切。左也是親善。右也是親善。苦苦替人做牛做馬。催得祖國趕快滅亡。到頭來自己倒反脫空。還落了賣國賊三字臭名。供人唾罵。這是何來呢。唉。諸君諸君。照朝鮮這樣看來。賣國賊的下場。也不過如此。有了這榜樣。後來人大可作個前車之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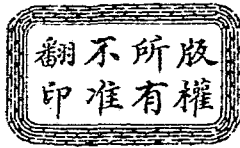
真魚古國漢書

三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再版

朝鮮亡國演義(全一冊)

價洋三角



編輯者 廣文書局編譯所

印刷者 上海廣文書局

分發行所 世界書局

廣州北京
漢口杭州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48

.5